

88

T 9117/2143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齊賢  
號西河  
長洲人  
精經史  
尤長於  
音韻學  
有《西河  
合集》

詩話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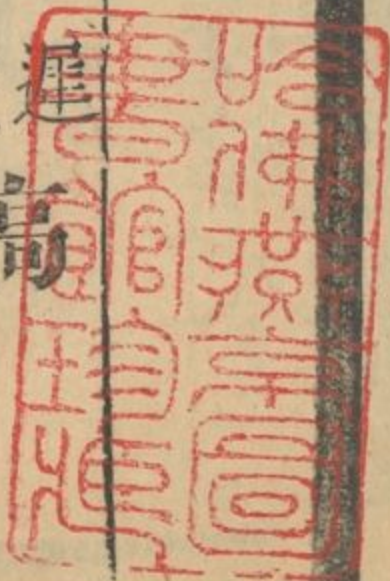
今上嘗出塞遊踪鳥跡布爾哈蘇有以道傍紫花獻  
者不得其名然葳蕤繩可愛詢之土人曰此長十  
八也按高侍講松亭行紀載元穆進城題寶塞上曲  
云雙鬢小女王娟娟自捲蓮簾出帳前忽見一枝長  
十八折來嘗在帽簷邊則知其名齊矣弟女飾無不  
不審嘗在者自晉耶抑晉人也姑記此俟解者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春建  
又名性稿



李成輅弘載  
邵瓚柯亭較

詩話

五

今上嘗出塞駐蹕烏蘭布爾哈酥有以道傍紫花獻者不得其名然蓓蕾蕤纒可愛詢之士人曰此長十八也按高侍講松亭行紀載元葛邏祿迺賢塞上曲云雙鬟小女玉娟娟自捲氍簾出帳前忽見一枝長十八折來簪在帽簷邊則知其名舊矣第女飾無帽不審簪在者自簪耶抑簪人也姑記此俟解者一云蕃女



原著帽如胡旋女著花帽可駢

益都師相嘗率同館官集萬柳堂大言宋詩之弊謂開國全盛自有氣象頓驚此佻涼鄙弃之習無論詩格有升降卽國運盛殺于此係之不可不飭也因莊誦

皇上元旦并遠望西山積雪二詩以示法元旦詩曰廣庭揚九奏玉帛麗朝光恭已臨四表垂衣馭八荒望雪詩曰積雪西山秀仙峰玉樹林凍雲添曙色寒日澹遙岑時侍講施閏章春坊徐乾學檢討陳維崧輩皆俯首聽命且曰近來風氣日正漸鮮時弊今歸

田有年距向讌集時已踰十稔而里中後進反有起而襲其弊者何也試誦

御製詩崇閣博大何許氣象卽其中對仗高警一起衰鄙此真前辟千古後開萬禩者生今之世不以是爲法而奚法矣又其時座中有言方龠山論詩以近人絕句全無對仗爲非是時同館某曰何必對仗予舉御製詩示之嘿然

御製夜半詩覽書銀燭短觀象玉衡長夜半無窮意

□□在萬方鄭州河卽事藻密行舩澁灣多轉楫頻

帆檣迴遠岸烟火近通津

此從史館竊記者恐有訛字俟御製集頒示改正



康熙壬戌元夕前一日

上饗羣臣于乾清宮作昇平嘉宴詩人各一句七字同韻仿柏梁體製

上首唱曰麗日和風被萬方以次及滿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皆拜辭不能

上連代二句曰卿雲爛熳彌紫闈一堂喜起歌明良且戲曰二卿當各酌一觴以酌朕勞二臣果捧觴叩

首謝君臣相悅千古僅有次日頌序御製序 朕於宣政聽覽之餘講貫經義歷觀史冊於書見元首股肱賁颺喜起之盛於詩見鹿鳴天保諸篇未嘗不慕古之君正一德一心相悅若斯之隆也今際海內晏安兵革偃息首春令序九陌燈輝豐

穰有徵吾民咸樂志與諸臣欣時式燕爰于乾清宮廣集簪裾肆筵授几斯時也蟾光鼉炬焜耀堂廉綵柎瓊葩裸羅樽俎許笑言之勿禁寬儀法之不糾復令次登文陛渥以金壘咸俾有三爵油油之色焉易曰上下交而志同傳曰享以訓恭儉晏以示慈惠則今日之兕觥旨酒豈徒以飲食燕樂云爾哉顧瞻諸臣或位居諧弼或職任卿尹或典文翰或同獻納宜共成篇什以紹雅頌之音朕發端首倡倣柏梁體班聯遞賡用昭昇平盛事冀垂不朽云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十四日

御製塞上宴諸蕃詩云龍沙張宴塞雲收帳外連營散酒籌萬里車書皆屬國一時劍佩列通侯天高大

漠圍青嶂日午微風動綵旂聲教無私疆域遠省方隨處示懷柔是時幸達希喀布齊爾口所宴者為

喀爾沁廓爾沁諸部落設大黃幄



上中坐 皇長子及温郡王左右侍諸蕃率所屬列  
 坐幄左內大臣列坐幄右張几設饌蒙古數千人列  
 幄外各賜酒一金叵羅乳茶一大瓠于是賜諸蕃袍  
 帽鞞襪袋帶弓矢鞍轡緞帛銀布有差時高侍講扈  
 從有和詩見侍講扈從集

登封測景臺在太室南小山上亦名沒影臺以短至  
 日午時無影故也又有觀星臺在臺南下有量天尺  
 琢石臥地作尺測景此是舊蹟若汝寧亦有無影臺  
 則以天中之名誤之相傳是一優婆夷塔而土人強  
 指之為臺此不足問者第觀星臺傍有文王文母廟

如時世所供托生公姥塑百兒環壁間為土人祈嗣  
 處曾遊少室還夜宿山家見碓磴埋地有字是壞碑  
 改造者摩視之彷彿有百子王字且有詩句存祈年  
 羞雉汁禱嗣驗螽斯十餘字詢之知百子王者係土  
 人呼文王之稱其云祈年則不止禱嗣以文王有九  
 齡事故獻雉羹以祈之楚詞云彭鏗斟雉是也里俗  
 事雖鄙褻然亦樵樸多古意乙巳十月重過河憶其  
 事旅舍書此

石淙河在平坡一望中忽深溝峭壁流泉淙然因名  
 石淙相傳武后游時以沈宋詩勒壁間予尋之不得



以是時水漲未能越溪石蹤蹟故也祇臨流石臺處  
處隨勢衰狹不大寬折而慢柱穴楯穴花杆穴宛宛  
石上其巖際一帶橫排竅越寸而孔如列星點點  
相傳爲帳殿刺椽之跡則對之未免生豔思矣予不  
能紀勝祇得七古一首又不能暢析所見且亦非佳  
句見瀨中集  
詩以雅見難若裸私布歲則狂夫能之矣亦以涵蘊  
見難若反脣憂膊則市牙能之矣又以不著厓際見  
難若搬榼頭翻鍋底則豈兒能之矣然則爲宋詩者  
亦何難何能何才技而以此誇人吾不解也故曰爲

臺閣不能且爲堂皇慎勿爲草野况藩濶乎嘗在人  
觀察許與汪蛟門舍人論宋詩舍人舉東坡詩春江  
水煖鴨先知正是河豚欲上時不遠勝唐人乎予曰  
此正效唐人而未能者花間覓路鳥先知唐人句也  
覓路在人先知在鳥以鳥習花間故也此先先人也  
若鴨則先誰乎水中之物皆知冷煖必先以鴨妄矣  
且細繹二語誰勝誰負若第以鴨字河豚字爲不數  
見不經人道過遂矜爲過人事則江鱖土鼈皆物色  
矣時一善歌者在坐觀察顧曰詩貴可歌詠若河豚  
句似不便誅吟試倩善歌者歌之能脫嚙否各笑而



曼殊住墳園晚春花落雙扉晝關比隣刺梅園老尼  
 過之讀壁間所懸詩軸吟嘆良久因曰讀此詩倍覺  
 此地凄寂此何人詩耶曼殊曰舊懸此庭不知誰作  
 因流涕後于摩訶菴中道之有識者曰此蕉林集詩  
 也蕉林為真定司農所居地其詩為春郊卽事十首  
 之二詩極耐吟味然不謂其能感人至此既而向老  
 尼道之遂從司農公乞一本去老尼知書係明季宮  
 婢當時所稱菜戶者崇禎甲申後出為尼詩曰河外  
 人家郭外村金鞭玉勒走王孫墅橋東畔迢迢路芳

草斜陽晝閉門畫樓高處故侯家誰種青門五色瓜  
 春滿園林人不見東風吹落海棠花此係寫本與本集  
 稍異數字  
 江寧倪檢討有塔毫詩是觀報恩塔放光所作或謂  
 前朝造報恩時覓西域舍利藏其下以厭之故有光  
 或曰不然凡塔皆能放光不必舍利亦不必報恩但  
 報恩放光一月數見且見亦屢異曾聽櫟下老人云  
 夏月晚飯後納涼棚下家人報報恩放光急出視則  
 與往所見不同每層闢甃處無論啓閉必有光一道  
 拔甃門出其光青紅色凡若干道如雨後虹萬條圍  
 攢下狹而上廣比之蓮花之仰開者每光末各有小



蓮座坐如來。其中大是賊人。又一日雷雨後從石子岡歸人家矮墻闕處聚男婦指觀伍伯詢問之云報恩放光然後注視見墨雲橫堆割下甚齊輪頂戴圓光如晶毬與塑像佛頭圓光正同光所指當黑雲割處或將白光插黑堆中半割水規如上弦之月或以白光翳雲表恍懸鏡壁帶間烏漆板面有圓鏡齒缺一吞一吐如是累刻此二次皆見之竅異者始知神物叵測如此

萬曆甲午成都李長春宗伯冢子雲卿從鄉試還私念已文可首解暗願拆間忽一道士逆馬行叱曰毋

得意今年解頭某甲耳勿妄想也雲卿驚遽令僕持之且曰然則我名在何所曰不遇庚子與丁未焉能有名雲卿遽下馬將揮以肱道士笑曰不識會稽陶與齡而辱之乎忽不見歸以語宗伯宗伯惘然久之曰是吾門生陶德望也是君物故久爾得母着魅耶及榜發言果驗至庚子丁未雲卿果有名又驗于是語其弟周望京師周望為作傳名仙遊傳周望名望齡時為編修即德望同母弟也天啟六年姑熟李一公為四川觀察使聞父老言奇之會德望子嶠曲為江西副使與一公舊同寅乃為立碑于遇仙橋側且



有詩其略曰我聞八百里鑑湖天水烟霏粘菰蒲華陽道侶多精廬中有一人仙之臞隱几手弄明月珠一笑偶到三川隅馬首數語開靈符仙影遽失雲糝糊峨嵋古雪侵肌膚先生儻在其來乎其云仙之臞者周望傳云兄隨父任生京師長安街小名長安體羸甚勝間游深隱指胸骨粘背李宗伯主文南都時以國子舉鄉試出宗伯門下其生平但刻苦儉約未嘗有息機養和事始知世自有仙今之求真者竝誤耳

南中有相思子卽紅豆一苞兩實古詩所謂紅豆寂

相思是也若建寧相思鳥則雄雌二小鳥朱唇絳羽間以綵翠碎語唧唧同竅而居假開樊放其一初亦忻然颺去旣卽復來稍或鍵閉則啄鍵求入萬不爽一舊傳放雄而留雌則然若放雌則否因競云女之無良與男之蚩蚩小物可驗及閩中林偉親買二鳥驗其然否則雄雌竝然然後知從前之言皆輕薄無賴厚誣閩中非實錄也家明府文山有相思鳥詩四章其一云頃刻離還合無分雄與雌散拋紅豆子何處不相思此真能解嘲者頃刻無分對仗甚巧何處一作若箇亦佳



京師宣武門西竹林寺傍有酒家名頂泉居其酒名  
薊酒嘗騎馬詣益都相公第必造飲同官張毅文嘗  
于冬日遣人挈榼往酷飲同館諸公且為詩曰竹林  
寺畔頂泉居井澤香甘新醅餘豈是三辰酬草制那  
能千日夢華胥野梅欲破偏宜雪市味難兼幸有魚  
縱飲莫隨燈促去免教元結笑何如其云元結笑者  
以元次山詩有時逢惡客還家亦少酣註古人以飲  
不盡歡為惡客故云若燈促去則未之解詢之曰不  
見前除已燃燈乎各笑而散蓋長安宴會方小徹長  
班即燃提燈滿前除以促之此亦宴會中一煞風景

事

唐人詩有酒盡君莫沾壺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  
還山弄明月相傳是木客所作故蘇子瞻詩有云山  
中木客解吟詩第不知木客是何等或云木客怪物  
又云是猢猻之類形類較人差小衣飾亦異且工于  
作器自稱秦時造阿房工匠採木不返嘉靖末有傳  
木客細雨詩者中云劍閣鈴初滴長門燈更深似亦  
佳句大抵猢猻中亦偶有善詩者木客其一耳  
白樂天工聲呂故詩中每寓歌格舞法如霓裳羽衣  
舞曲此世人所最難響象者樂天有答微之霓裳羽



衣譜歌一首彷彿有舞法存乎其中如云我昔元和  
 侍憲皇曾陪內宴宴昭陽謂陪憲宗皇帝內宴在昭  
 陽殿也又云舞時寒食春風天玉鈎欄下香案前謂  
 舞時及舞地也又云案前舞者顏如玉不着人家俗  
 衣服謂換衣也然舞者祇一人又云虹裳霞帔步搖  
 冠鈿嬰纍纍珮珊珊謂着舞衣畢也虹與霓同虹裳  
 卽霓裳蓋青紅相間如虹然霞只紅色不言羽衣者  
 羽白色在所略耳于是上覆瓊珞下繫環珮又云娉  
 婷若不勝羅綺顧聽樂懸行復止謂舞者入鈎欄時  
 先有唱舞曲者將合樂而無人且視且聽行而復止

若不勝羅綺然未舞也又云磬簫箏笛遞相攙擊  
 微彈吹聲遞迤謂爾時和者爲編磬單簫豎箏橫笛  
 四器以法曲初作衆樂未齊唯金石絲竹次第如此  
 又云散序六奏未動衣陽臺宿雲慵不飛謂將舞曲  
 歌至六首皆散序無拍故不舞蓋舞必有節與曲中  
 拍序相應六奏一作六么么亦遍也六遍卽六首又  
 云中序擘騁初入拍秋竹竿折春冰裂謂中序有拍  
 擘騁拍聲如折竹裂冰然蓋舞曲有散序有拍序此  
 拍序也或曰拍者句拍一句一拍拍序者序拍以次  
 按拍又云颺然轉旋迴雪輕嫺如縱逸游龍驚謂于



是忽然而舞旋如迴雪縱若驚龍旋去聲此驟間拍而忽起舞者又云小垂手後柳無力斜曳裾時雲欲生謂橫直上下舞之初態如此然猶未放也又云烟蛾歛略不勝態風袖低昂如有情謂面端寄意衣中見情又云上元點鬟招萼綠王母揮袂別飛瓊謂舞至放時或點鬟或揮袂皆有故事又云繁音急節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鏗錚謂舞曲至趨了時煩音促節凡歌十二首共十二遍其聲如跳珠如撼玉鏗鏗錚錚舞亦如之又云翔鸞舞了却收翅唳鶴曲終長引聲謂歌了舞亦了舞者如翔鸞已收翅矣而歌者尚

如唳鶴聲未已也凡曲將畢皆止如槁木惟霓裳之末長引一聲而後止又云由來能事皆有王楊氏創聲君造譜謂霓裳羽衣曲本開元中西涼節度使楊敬述所進當時所稱婆羅門曲是也君造譜者指微之也惜微之譜歌原唱不傳不得其詳然即此一詩亦大概可見乃爾

予兩觀趵突泉一在乙巳一在丙寅皆辨明驅羸急觀便行當再觀時則陂上重屋方增修轉麗前蔽石亭御書激湍二字于石南堂兩楹皆以次排懸群臣所書字焜煌動色大抵清陂千頃中斜點三穴按



涌噴薄晶珠四散如白花三朶蓬蓬然于曉烟中觀  
 之霏微濶淅淅淙淙有聲第兩次急觀皆不能有詩後  
 在舟中讀胡少參谷園集有過釣突泉詩歷下名泉  
 稱釣突浪花奔湧雪花開何知十六年前客今日看  
 泉恰又來為之悵然少參為山陰少保公哲嗣其詩  
 盛為當時所稱吳門汪編修即少保門下士生平襲  
 錢宗伯說以宋詩為宗其序少參詩尚曰詩莫盛于  
 唐唐莫盛于開元天寶之際杜子美李太白王摩詰  
 其尤學者所師承也胡子之詩其殆宗太白摩詰而  
 得其正者與則少參可知矣

喬春坊主文廣西云七星巖有觀音洞洞中石形作  
 觀音像儼然巾盂淨瓶竹林鸚鵡如人間所繪者豈  
 劫灰以前預有觀音而後西域生觀音以應之抑亦  
 佛教入中國之後山川重為埶埴如溷沌再造而始  
 有此也山陰呂紫郊游補陀祈現真相遂于潮音洞  
 從暗中諦視忽黑隙光明見大士金身高二尺蓮坐  
 如刻塑像次日于梵音洞又乞現相則見嵩坐一壽  
 星鬢髮朱履手執卷軸此是化身所示然不知天間  
 壽星原有是相抑隨世俗所見為改裝者春坊有七  
 星嵩紀游詩紫郊詩見補陀游記時同游補陀者皆



能道其事

西山有景皇帝墳傾圯不堪人呼廢墳今

上偶見之怡然為置守陵尉與諸陵等又有魏監假

墳

相傳鏤陳香為刑餘葬此

崇碑高桓巋然林麓間人多不平每

題詩痛詬之合肥李少宰夫子所刻重遊西山詩有

廢陵題極頌景皇帝之枉凡二百字落句祇將魏墳

一掉作結而風旨躍然其詩略云復辟亦天意群小

冒奇功彌留竟不起謚戾良非公窀穸荒山麓太禮

斬樹封悠悠二百年壞道餘喬松碣嶼臥冷日石馬

悲風我

皇行見之積做愴宸衷置守禁樵採魄毅仍幽宮

傍陵三十戶戶戶野花紅逼隧寒潭靜繚垣芳草空

獨有侍人冢相對還龍窠

淮北無桂京師尤甚曾從花姬買盆桂以為絕奇後

見合肥李夫子遊西山詩有云老桂花宮路幽香接

水天又云重來却喜逢秋晚又見山中落桂花則西

山有桂明矣予索米十載不能一至西山每讀西山

遊詩輒有意留戀然無如李師之佳者其在五字如

僻徑松肪綠清溪石子斑綠蕪官道遠紅瓷女墻低

類其在七字如數灣錦石蘿陰紫一路香林柿葉丹



危磴雲中盤積翠懸巖天半落空青類

康熙乙丑元夕

上于南海子大放燈火使臣民縱觀仿大酺之意先  
于行殿外治場里許周植柁木而絡以紅繩中建四  
棚縣火箱其中旁樹八杆即八旗也旗人認志色分  
駐而當前四綠旗則漢人所駐之地一切官民老穉  
男婦皆許進觀初設鹵簿及  
駕奉

兩宮從永定門赴行殿諸王羣臣次第至賜官厨肴  
僕人酒三甌能飲者不計於是徹仗張燈出宮人五

十人虹裳霓衣覆以雜綵人擔兩燈各點方位高低  
盤舞若星芒撒天珠光燭海真異觀也既則火發于  
筩以五為耦耦具五花掄升遞進乃舉巨礮三火綠  
層層由下而上其四箱套數若珠簾焰塔葡萄蜂蟻  
雷車電鞭川奔軸裂不一而足又既則九石之燈藏  
小燈萬一聲迸散忽萬燈齊明流蘇葩瑤紛綸四垂  
箱中鼓吹竝起纂鞞簫築次第作響火械所及節奏  
隨之霹靂數聲烟飛雲散寂後一箱有四小兒從火  
中相搏墮地礮聲連發別有四兒衣花襖褶杖鼓拍  
板作秧歌小隊穿星戴焰破箱而出翁倏變幻難以



舉似然後徐關廣場有所謂萬國樂春臺者象四征九伐萬國咸賓之狀紛綸揮霍極盡震炫而後已次日校獵

上親御弓矢九發皆中于是 詔進百戲都盧尋橦拍張殼觥畢陳于前時羣臣從觀者皆有詩喬侍讀石林賜觀烟火歌有云須臾飛輪忽下射百尺倒掛珠簾櫳纔看朱塔矗崑崙旋見白浪翻艨艟華燈萬點互明滅錦屏六曲相玲瓏又云頃之四垣赫照燭炎官火傘張蒼穹伏如臥鼓守堅壁屹若列甲乘高墉霞車纛翻暗壓陣星箭蜩集宵舉烽重圍遙聽屋

瓦震百戰仰受雲梯攻丹旌絳旆助神怪雲興霧合遮冥濛可謂極善摩畫然于當日所見猶若未盡後見張編修鹵臣四律詩有寒風忽散靈和柳陸地驚開太華蓮隔影罨思飛燕雀憑虛簫鼓蕩樓船諸句則于旱地蓮船烟檣鏡吹諸景庶一及之獨徐春坊勝力作記名紅門花火記備載詳析一覽了了文見本集

唐人有放榜後和韻詩皆逐韻捱和者但其中獨多蓮峯字不可解如張道符蓮峯對處朱輪貴崔軒共仰蓮峯聽雪唱丁稜蓮峯太守別知音其他王起和



周侍郎見寄詩亦有蓮峯之下欲徵黃句或當時錄院中原有是物或臚唱時適有蓮峯在殿陛傍皆未可知然不知當時現前景物何以使用作故事乃爾且唐時故事亦不載

予入鑾院領十八房考思效梅聖俞嘉祐故事陪歐陽主文作禮部唱和詩而不可得一則時促彼時絕不通人者五十日今裁廿日耳一則監視嚴彼時羣處燕坐啣談笑謔都無所禁今則主文同考環坐把筆且監史在傍一起一居皆須檢點一則秤量密彼時財取任意古文今文抹紅勒白致有拈札舊刺刷

為笑樂者今則彈絃糾墨搜瑜索類左勘右核房皇不暇卽絨箱將退尚有持燭重開展者以是鑾院口久不得一詩既見王編修瀟灑七律八首甚工整在賜宴時則有幣頒錯繡裁雲碧花賜敵金插帽紅句在閱卷時則有圍棘空庭人語寂垂簾清晝析聲傳句皆當時實事至若紫泥密下瞻天筆黃紙新刊列御題句則以是年一二場皆

皇上親命題到院黃封御筆尤所罕觀故云予雖和四詩實愧續尾惟臨發榜前三日夜歸房後與李丹壑世兄張尚臣編修東西連舍每至丙漏重續



燭。墻。頭。過。酒。厨。人。設。櫃。食。家。僮。授。籌。敲。壁。歌。呼。以。為。樂。因。復。得。唱。和。詩。數。首。但。二。君。被。酒。輒。才。如。湧。泉。予。稍。醉。反。口。噤。不。能。語。每。思。及。至。今。媿。之。

楚中楊耻菴赴湖西講席極嘆近代倫常之缺兄弟尤甚宋學以前尙有摯性篤行如陽道州兄弟者今絕響矣時施少叅遵宋學謂道州固可感然以兄弟不忍分歸然三丈夫子各絕婚娶其于兄弟卽得矣如夫婦與父子何耻菴曰不觀前聖已事乎夷齊相讓不顧孤竹泰仲逃吳安問家室蓋時中者隨時之所值而中名焉使必藜量以取中宋後所以絕篤行

也因吟元監察陽城驛詩以示意又曰道州何許大節所居夏邑邑人無苟偷者出為諫議能壞麻印延英殿門極諫裴延齡為相至貶道州則國子諸生合裹糧追隨貶所不忍訣去其道州居官一意撫字不聽唐宗取道州民為侏儒史冊倏然然于兄弟間復友悌如此卽韓退之理學人作諍臣論目為有道之士亦竝不以其不娶為非義然則前賢之大異宋學遠矣今按陽城驛詩係當時重城之為人因改陽城驛為避賢驛不忍犯其名而為詩以頌之者也其詩有曰陽公歿已久感我涕泪流昔公孝父母行與會



閔儔旣孤善兄弟兄弟和且柔一夕不相見各懷三  
歲憂遂誓不婚娶沒齒同衾稠妹夫死他縣遺骨無  
人收公令季弟往公與仲弟留相別竟不得三人同  
遠遊

益都夫子致政日甫還里卽作札招予恨不肖塵俗  
兼約曼殊病起後同赴益都遂致乖違然夫子至情  
何可忘也札云僕在京時早知足下爲一條冰所苦  
計明年當有典試一差或可藉此出游稍抒鬱積然  
過此以往升沈難料人生貴適志耳足下請自量可  
能捐棄俗累與不佞同處此僻壤否雖做地僕鄙大

非貴郡山水人物可繫比然入山惟恐不深苟能自  
決豈必擇地而蹈耶有屋可居有書可讀有酒可飲  
有田可耕伴侶烟霞棲遲歲月淵明所謂旣耕亦已  
種時還讀我書也足下亦有意焉否乎雖驟爲此言  
近于招隱然與足下肺腑相見殊非他人所解故特  
布此區區耳二詩弁及山水彈琴地烟霞結伴居韓  
康隣藥市焦隱得蝸廬伐木知春水通泉辨劫餘惠  
然能命駕花外望來車讀書真樂在知子性情存靖  
節移南宅王臣念北門論文須友益採藥得花源于  
此期晨夕悠然見道根此夫子壬戌見寄者越三年



予始告歸且僅于歸時裁得一過觀益都然又不能  
留今則墮落轉深矣千秋之期至死有負因記此以  
志餘憾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春暹  
又大可稿

章元愷栗園  
姜之琦幼韓較

詩話

六

張南士仿王建宮詞百首有云墻邊漿婦漱花綺廊  
下酒家銜酪紅註云漿家房在皇城外卽浣衣局也  
御酒坊後墻有街曰長連又一街曰短連總曰廊下  
家答應長隨多住此賣酒京師稱廊下內酒家相傳  
武宗會遣宮人雜扮壚婦親賞酒歇宿卽此  
崇禎末莊烈皇帝以兵餉匱乏有言武清侯第藏禁



物者帝勒令輪餉武清者神廟慈聖李太后外戚家也時李國瑞以輪餉不足致病死帝子悼靈王居啓祥宮太后憑之言我九蓮菩薩帝待我家薄我將與王俱去此王遂病帝親詣英華殿祠九蓮菩薩不效按英華殿本宮中作法事地中供石番佛殿前菩提樹二株結念珠子詞臣張士範有菩提子詩其序云大內西北隅英華殿前有菩提二樹九蓮菩薩慈聖皇祖母手植也高二丈枝幹婆娑下垂著地儼然接引然盛夏開花作黃金色鼻觀芬霏不知所至顧花不造子而葉背雙雙綴若明珠秋深葉下則颼颼未

巷却葉受子而念珠出焉其顛較南產略小而色黃且潤分辨之線吟作白絲名曰多寶珠當神廟時以聖母上賓奉慈容于樹東北別殿每朔望令節親詣瞻覲必巡雙樹當栢捲之慕因上尊號曰九蓮菩薩云某日禪友以珠見施因備述其事臣士範謹作小偈以代頌言其詞用七字句凡三十二句仿初唐長句體茲不載

予避人淮陰值沈舍人公車過淮揮淚別去次年舍人中禮部試招予入都而予已渡梁園入少室南尋巴山舍人寄四詩猶記其三西河才子漢鄒枚曾弔



梁王上吹臺借問巴山南去雁何年得入薊州來則指招予事也又云過關不是學梁鴻亡命人爭效孔融多少悲歌經瀨上毛牲軼事滿江東則以是時人爭舍予且有為予梓瀨中集者故云若末章九日淮城悵別筵舳舻西送雁橫天濁河浪捲臨岐淚濕盡征衫已四年則直賦當時相別意境其補九日字則撫實也舍人與楊州汪主事齊名時稱汪沈然沈實勝汪卽此三詩亦大槩可見矣

施少叅在湖西時人感其清指臨江城外清江為使君江予嘗過湖西及去少叅餞予于使君江上贈予

二詩其次云清江千曲路漫漫五月江流帶雨寒此去湘湖歸臥穩幾時重過使君灘予賦答二詩其次云五月榴花照地丹離筵重聽五絃彈使君江上多情水還載孤舟下信安少叅得詩咨嗟嘆惜執手不得別臨揮袂復展二詩諷一過嘆曰只數語便情深至此固知感人處原不多也向使辭歸客直作謝主語主能感否後予歸遇南士舉似之南士云少叅語真深情之言

閨秀朱趙璧憶夫和六戍塞詩有云曼華不落雁書稀考盛京風土記盛京饒桃柳梨杏芍藥雞冠菊蜀



因風吹落雁皆南飛  
英蓼茉莉蕃雞冠曼華卽茉莉番名占候云紫茉莉

康熙辛酉冬大雪陪益都夫子游善果寺歸燈下夫子取陳檢討雪詩長句與予同和其韻作卽事詩使一人唱韻一人給寫信口占叶不許停刻時王二舍人胡大文學在旁知狀凡四十二句片刻各就次日王舍人亦依韻和之以紀其事有云昨日看雪飯僧寺蘭湯浴起漱茗芽歸來師弟相倡和行間字裏飛春葩縱橫落紙擲健筆蒼松虬舞枝槎枒強韻險澁人苦押入手渾脫點不加圓如黃鵬舌底滑疾若霜

旻飢鷹拏長吟不落銀燭燼半月只掛西牕紗諸句皆是實事後予歸里門思力頓絕嘗寄益都夫子札子云某向侍夫子時比日五時刻能作詩千句文一萬羸字今相距十年比日作一詩必三輟筆爲雜文一篇作十日怔忡不止可爲隱痛

東湖雜記云明制直房內官與司房宮人俱有伉儷稍紊卽以淫失治之在馬房監官訊拷極嚴崇禎中有給事興龍宮宮人本籍河間初曾就內教書學堂讀千字文稍識字後以好道乞居象乙宮與其所偶者割臥具去值中元節夜就番經廠看法事歸過大



高圓殿有老宮豔其色誘至石查傍逼淫之致訟時  
內庭有詩云只合龍宮食菜羹誤從鶴殿看經廻洞  
中枉作丹砂轉石上還翻白浪來凡宮人伉儷謂之  
對食又謂之菜戶若強作伉儷者稱白浪子故云龍  
宮與龍宮也

桐城何令遠文集甚富兼工集唐詩作律贈人然不  
載入集曾于辛酉春寄予二詩是集唐者其一曰意  
氣曾傾四國豪呂溫文章一代掩風騷劉滄不須虎觀舍  
雞舌崔日用更立螭頭運兔毫許渾劍佩有聲宮漏靜楊巨源  
曉山初霽雪峰高羅隱何時最是思君處元稹鸞鴿分

階翊綵旄

耿湋

其二曰暇日登樓列石渠

劉禹錫

鎖牕還

詠碧蟾蜍

吳融

看封諫草歸鸞掖

李商隱

靜對鈇黃校玉

書

李遠

內史通符承紫誥

蘇頌

名儒待詔滿公車王維少微

夜夜當仙掌

方干

明日東封待直廬

韋莊

雲間張也倚以集唐二律代陸校書贈南士時南士

不善校書而強為之贈原屬無謂其首篇有題詩朝

憶復暮憶

陸龜蒙

行樂十分無一分

高聯

二語甚佳若次

篇開句云獨倚欄杆悵望中

羅隱

美人千里思何窮

李羣

玉已屬奏句至第七句分明更想殘宵夢

吳商浩

遺其

落句時徐西崖過南士視之捉筆書其後云心有靈



犀一點通

李商隱

一座大噓

卷六

五

康熙乙丑科予與錢唐馮禮部紫燦同邸居兩人適  
共分中外簾及撒棘對酒邸舍禮部云第二場洗號  
東盈五號壁有二詩甚佳其一云朱旗夜瞭九成臺  
葭火當樓曉角哀分餽局前催飯去至公堂上送題  
來其二云魚鑰深深鎖棘籬麻衣如雪淚如絲不虞  
萬里歸來日還見三條燭盡時是必係塞外赦回或  
西南初開辛苦從賊中來者惜不署姓氏其得失皆  
不可考九月日

蕭山張宣綸茂才十五歲以科考第一赴浙試其號

舍左壁有詩云明遠樓頭漏未終棘墻官燭照來紅  
寂憐此夜麻衣客病在西場號舍中讀之大驚是年  
中副榜榜未發病死詢之則是號為前一科上虞徐  
生所居生中式而以病先死是詩其所題也事數之  
偶合如此

先教諭兄嘗言城南苧蘿村有西施廟寂神廟前紅  
粉石相傳是浣沙處同邑屠生過之題詩廟壁曰紅  
粉溪邊石年年漾落花五湖烟水濶何處浣春紗時  
學使按部試紹興夜夢一美婦盛服自稱我施也生  
年微薄不幸入吳然竝未有浮五湖事蕭山屠生輒



妄言請黜之。及唱名至生，詢之生，謝伏且為誦前詩。悔過學使咨嗟曰：詩固佳，顧妄言奈何？使詣廟謝。學而自為一文，遣縣官馳祀之。榜其庭曰：溪石比潔，蓋反孟子蒙不潔一語也。王文叔言屠生名璋，學使者福建黃鳴俊，即後撫于浙，而興師勤王者，未知是否。京師祈雨有誦塞外祈雨詩者，云：龍女携雲出雷鞭，擊浪游晴天。張雨繼炎日，覆旃裘。相傳奉天俗官府步禱，則凡路兩傍士女倚墻潑水，不顧官府以為得雨之兆。故禱者必旃裘雨繼以障水。初聞不信，及詢之奉天京兆良然。時從天壇歸，微雨高遺山口，號有

喜看寶扇連雲拽，只少旃裘戴雨歸。此即轉用其語作俳調者。

嘉興譚開子觀宮戲詩是五字長律，久為世傳。謂第其中有亭亭軒上鶴，躍躍水邊鷗。與回思桃葉渡人，在木蘭舟。諸句多似水嬉。按宮戲所始本名水傀儡。戲其製用偶人立板上，浮大石池水面，用屏障其下，而以機運之。其賦近水嬉有以也。若詩中比偶有刻畫處，如乍疑屏裏見，應許掌中留。亦自垂長袖，如聞轉細喉。整襟頻顧影，按拍解迴頭。每見牽衣泣，誰教掩面羞。擊來飛燕小，舞罷柘枝柔。類



明王熙宮承應有御前王留子雜劇王留見元曲是  
 善撒科所云打牙諢匹者或曰天啓六年有鐘鼓司  
 僉書王進朝紳號王瘤子善抹臉詼諧如舊時優伶  
 然嘗在御前打匹魏監以為笑樂留子即瘤子福建  
 曹能始有贈王瘤子詩  
 山西五臺山下大溪有虎能傷人  
 上于康熙二十二年二月幸五臺還適虎伏溪傍灌  
 莽間  
 上援弓射之立斃山西巡撫穆爾賽按察使庫爾康  
 謂此虎為民害甚久幸

皇上除之因立石道傍請題其溪為射虎川按江村  
 扈從錄載

皇上射虎不一曾在樺皮山射三虎 皇太子九歲  
 亦射一虎始知史稱李廣射虎事矜張滿札真罕  
 也後于達希喀布齊爾口及烏蘭布爾哈蘇及西爾  
 哈河較獵連射四虎既晚至帳殿侍衛報夜分有虎  
 竊營間驅馬去至前山林下食尚未半

上親往射殪之江村作射虎行記其事其詞云

皇輿蕩蕩界蒙古

玉輦時巡歷茲土廻岡巨壑叢棘多陰森林木不知



午千騎萬乘排空來夜張行殿山之鳴月上忽聞羣  
馬驚傳道山前出猛虎跪看一馬果摧折血肉淋漓  
去兩股

龍鑣飛控陟層崖禁林衛士挾弓弩搽巖剔藪無幾  
時一箭橫曾洞肺腑遠人手額復戰栗聽言此虎為  
患苦道傍白日每捕人傷殘行旅莫可數幸茲惡劣  
得剪除當代

君玉果神武從來射虎多耳聞何似臣今得目睹因  
嘆蠢頑本不靈貪饕無厭乃自取不然長林茂草間  
餐眠何畏施網罟殺人安人王者心卽此推之澤應

曾

按東巡扈從雜紀詩有云曠野春深日馭遲獵場近  
遠奏先知註校獵時先遣侍衛看定獵場前一夕書  
綠頭籤奏明凌晨清蹕齊分隊薄暮安營各認旗註  
我

朝行圍講武使其習熟弓馬諳諫隊伍每獵則以隨  
駕軍密布四圍旗色八部各以章京主之分左右翼  
馳山谷間逾高降深名曰圍場惟視藍旗所向以為  
分合有斷續不整者卽以軍法治之章京服色亦隨  
本旗惟



御前侍衛及內大臣得穿黃褶子行圍之法以鑲黃  
旗大纛居中

聖駕在纛前按轡徐行兩翼門燾相遇則立而不動  
以俟後隊漸次逼近謂之合圍及圍蹙則狐兔麋鹿  
竄足圍間惟

皇上及皇太子得隨意縱射若親王大臣近侍非  
受

旨不敢發矢但獸有突圍者則扈從諸人許捕之飛  
鞚金銜馳狗監離條繡帽脫鷹師註凡圍中鷹犬各  
專官主之犬以朱纓金環飾其項牽者繫綫于足見

獸則出蹊縱之鷹以繡花錦帽蒙其目擊者縮條于  
手見禽乃却帽放之新翻豔譜天鵝曲偏向回中靜  
夜吹註旌門鏡吹多奏海青捉天鵝曲

舊宮中用撒扇合竹骨二十餘粘以藍紗撒火片箔  
金而以木柄承之可收可放自司禮掌印至管事牌  
子皆得于夏月取用明宣廟有御製六字詩湘浦烟  
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掃却人間炎暑招回天上清  
涼卽賦此物

杜詩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此王母卽  
穆天子傳山海經所稱西王母也或謂王母亦鳥名



產南方青色尾長有錢如孔雀。人採其尾織成錦。文為王母裘。此必好事之人因杜詩此句而故名。其鳥以取異者。杜詩註多無稽語。正坐此等。予邑張邇可作杜詩會萃一闕前此之謬。此書出詩說為一正矣。

福建鼓山在福州城外。饒有風景。游者必有詩。予以不及游。每與土人道鼓山詩句。相傳寺墻有林世璧題詩甚佳。世璧本龔大司成女夫。是日召宴賓客。分韻題詩。世璧詩先成。眾遂閣筆。今其長律多韻中。猶有眼中滄海小。衣上白雲多。諸句膾炙人口。其後徐

舉人惟和讀之書。其後曰。問尋老衲叩禪堂。墨蹟淋漓滿上方。一自題詩人去後。白雲滄海兩茫茫。白雲滄海正用世璧語也。一客述其事。一客笑曰。題詩人固佳。評詩者尤佳。近有一仕宦客按部到此。題七律曰。烏喙銜鼓鎮山門。又一日。我來臯比擁雙騶。一輕薄少年續書曰。烏喙音灰能鎮寺。虎皮音被可持騶。講毀三尋壁。遮君半面羞。大噓而罷。上南巡至浙。浙人士爭為恭迎。聖駕詞南巡。頌諸詩。予邑何毅菴名之杰。前朝老名士。年七十矣。感聖恩之深。亦賦南巡詞於稠人。迎駕之際。上之時。



獻賦頌者大江以南日以千計暨

上還宮特稱之杰詞論督臣王騰取本人年貌住止

履歷回話是何人

睿鑒之神直于千百人中獨拔此名士暗中摸索豪

系不爽如是也其詩凡十章每章六句曰聖德巍巍

曰聖功皞皞等海寧查太史昇為之跋云聖鑒所

及固足慰毅菴生平稽古之力然非草茅至誠實有

感動亦焉能相孚若此此真名言

順治乙酉東江軍割守時維楊劉生善掛筆上其法

用重桌于屋脊間交竿繳筆而蔽以帷有少婦出兜

久之疊人所上紙三五十番橫桌間既而搖筆少婦

以紅竿挑帷令仰觀俟筆定却竿升梯捧紙下墨瀋

淋漓數十番頃刻皆滿其所書詩句不限長短而所

上人姓氏則句中有之時戶部吳南朗寧紹台分守

于瀛長合十一紙其詩曰天風颼颼海濤急一夕且

至滄瀛洲長沙南畔不可到此際朗吟毋暗投瀛長

南朗則兩人字也然其義不可解次年大兵下浙

東南朗求跳身長沙依何騰蛟不得蹈海投鄭賊死

瀛長歸里忽以海艘闖入內地金沙南岸率投名多

誤而瀛長以杜門免此方士狡儉之寂可據者







進銀苗菜卽新藕秧也冬至後貼司馬監刷印九九  
銷寒詩圖每九詩四句皆俚語如鼓子詞類其三曰  
荷葉暈香捧御盃每朝祝聖響于雷節宜蝙蝠穿花  
至人向琉璃祭水回金殿編龍錢作串玉關走馬彩  
成堆豈知萬歲山頭鹿一聖宮中盡日哀按萬壽節  
宮帽鐸針上有洪福齊天諸彩所謂洪福齊天者先  
製齊天字以紅色蝙蝠綴兩傍是也其四曰菩提珠  
樹九蓮堂繼作堆紗佛面光栢子賜名秋露白菊花  
宣號御袍黃鬪雞局散春風杏迎兔筵開夜月涼愁  
裡不堪思往事華胥一夢最荒唐按九蓮事別見

嘗集姚江朱氏園有同席客係甬上少年盛稱禾中  
爲宋詩者是時方入門卽指其地曰假如卽事詩鮮  
有能道見前者其人能之綠草當門長似柴中間留  
得一條街不依然此境乎唐人籠統焉能有此予笑  
睨之須臾少年去座客竝起問適何以不答予曰此  
何足答也生平凡卽境偶有感發每欲道一語必不  
得唐人無不有曾在牛首寺夜坐見暗禽孤飛同游  
白孟新吟李洞詩曰竹裏橋鳴知馬過塔中燈露見  
鴻飛予豁然有省旣而游山東宿荏平關廂遠燈明  
昧譙鼓斷續不能作詩及見錢起宿新里館詩有度



燭螢時滅語。嚴維宿荆溪詩有寒更出縣樓語。卽先  
廣文兄移新居時外垣花竹不能統買。予時正作詩  
贈兄甫。沉吟間記唐人移居有全無竹可侵行。逕一  
半花猶屬別人句。閣筆而罷。是世上見前凡人意所  
欲道者。唐人何一不道過高遺山嘗謂過從宴會竝  
無佳詩以酬應多也。予謂唐人卽不然如宴會詩其  
在小集則有竹徑春來埽蘭罇。夜不收。句。花間宿席  
石上遺甌。宛在目前。其在高宴則有金勒控迎詞客  
去。紅氍鋪待舞人來。句。櫪廐橫槽勾欄設。毯恍然當  
日至。若里居往來庭階蕭寂。則冷巷閉門無客到。處

簷移榻向陽。眠句。寂爲可思。園林疎曠。几闌悠然。則  
白練鳥飛深竹裏。朱絃琴在亂書中。句。極可想見。至  
于蟬曳殘聲。過別枝。開戶暗蟲。猶打牕。風簾斷處。落  
殘珠。山雨欲來。風滿樓。其當前妙句。膾炙人口者。隨  
舉有之。不能悉也。且善賦草者。非一團茅草亂蓬蓬  
之謂也。據如所云。卽使見前寫出。亦俚鄙可厭。人自  
無學。不見唐詩耳。唐詩如此境。甚多。釋無可詩。纖草  
連門留徑細。高樓出樹見。山多韋莊題某秀才山居  
草色似袍連。徑合白雲如鳥傍。簷飛。彼只一句。而其  
言已盡。若韋詩只連徑合三字。尚有餘閒。以青袍作



秀才一顧此詩中三味也。若只草長如柴一團茅草，誦之秀人口寫之，幾人筆何苦為此自無學者？謂唐詩籠統不知唐詩最刻畫，曾讀唐人試詩否？當光化戊午年長安省試，其題是春草碧色時中式進士，為殷文珪王叡等皆用題春字作韻。其詩有嫩葉舒烟際，輕陰接水濱，金塘明夕照，華路惹芳塵。諸句鄭子真見之，以為未盡其義，因別作一詩，中有曉紗橫映砌，袍袖半遮茵，天借新晴色，雲饒落日春。嵐光垂處合眉黛，看時頻何刻畫也。

同年陸義山寓會城陳子襄宅，予過之時，吳寶崖孫

嘯夫在坐，謂近學宋詩者皆以唐詩為籠統，不若宋人寫情事暢快，真不可解。適子襄宅屏聯書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句予即顧之曰：此唐楊汝士詩也。亦知是詩所由賦乎？當寶曆中楊嗣復領貢舉，值其父於陵僕射白東洛入覲，嗣復率門生迎父，潼關開宴于新昌里第。時元白俱在坐，請即席賦詩。及汝士詩成，元白見之皆失色。當時所謂壓倒元白是也。夫只此二句，不過一修飾唐律，何便使元白折服，傳為話柄，正以當時情事紆曲，難道且欲于聲律中槩括簡盡，則此二句未易矣。假令是題倩學宋



者再賦之。丈人在堂賓客在牖門。生兒子前拜後拜。當不知作幾許惡態。而謂唐人慣籠統不識何等。萊陽姜塚于崇禎十一年抗疏。予詔獄幾死。既而拜杖謫戍宣州。會國破宣州不可居。暫居吳門。自號宣州老兵。署吳門所居曰敬亭山房。且命書荷戈圖。以見志。嘗曰。吾宣州軍也。死必埋我于敬亭之麓。康熙癸丑以病死。孝子安節實節遵遺命。扶柩葬宣州之敬亭山。遠近弔者皆賦詩。此千古事也。予在都門見所刻輓弔詩。累千百合爲一冊。且忝附數絕句于內。以爲幸。及還里。客有論詩者。挾其本以來。予謂此等

詩不問工拙不當以此論佳惡。然必欲論之。則恐輓弔賢節易生感槩。汎汎作採蕨投羅。招魂記墓諸語。固屬膚薄。卽進之血肉。濺衣齒髮埋地。與漢市朱衣周臣碧血。似極激切。而仍是浮淺。何也以與譴責未還命葬戍所。一情節終不似也。但情節實難徒以吳市要離。宣城謝眺作對仗。則又今之學宋者所訾爲唐詩者耳。因取其本率讀一過。嘆曰。唐詩唐詩。又曰。今豈無唐詩者乎。客去略記所見者于左。涇陽李岷。嶺巖譴凜。遵韋代後遺骸歸葬。戍屯中江陰李膚公。九死尚餘攀檻志。百年長作荷戈人。天台朱君正漫



言禿節終須返豈意黃冠竟不歸崑山徐健菴此日  
忠魂縈戍所常年直節映朝班蘇州葉平仲變姓久  
同吳市卒荷戈終作敬亭人無錫周亦菴舊草盡焚  
聊當哭故山雖在敢言歸

唐詩刻畫如李商隱和韋潘先輩七月十二日詩桂  
含爽氣三秋首糞吐中旬二葉新其賦七月十二日  
便鏤琢至此先兄曰初唐九日詩有絳葉從朝飛着  
夜黃花開日未成旬其鏤琢倍于韋詩且賦九日只  
一句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初晴稿

又晚晴稿  
盛唐樞陽  
田易易堂較

詩話

七

杜詩出門流水住住字不甚可解南昌王于一嘗誦  
其友喻宣仲金牛寺詩云誰言流水去常在寺門前  
蕭伯玉聞之曰此卽杜詩住字解也伯玉官太常爲  
孟昉國學尊人喻名應夔有詩名  
社詩江鳴夜雨懸或問蔡子伯懸者雨止乎抑雨下  
耶曰雨下何以見之曰蔡中郎霖雨賦懸長雨之霖



霖。温。飛。卿。咸。陽。值。雨。詩。咸。陽。橋。上。雨。如。懸。是。也。然。則。何。以。曰。江。鳴。曰。雨。懸。則。江。鳴。若。雨。止。則。江。暗。矣。元。微。之。雨。聲。詩。雨。打。荷。心。暗。復。鳴。

崇禎十五年李自成再圍開封巡撫高名衡遣子入京師告急時廷儒在政府兵部堂上官乘夜就政府呼救廷儒不答久之曰河南破壞久矣救亦何益姑棄之耳城遂為灌河所陷時舉人閻爾枚有詩云不聞公子趨還魏偏學條侯臥棄梁廷儒大恨閻亦坐此受累然其句則可謂切于使事矣

沛縣閻爾枚前朝舉人以詩名其詩止長七律即律

亦止于中四取勝即中四亦惟使事處佳故世多以點鬼簿謂之嘗下濟南獄有云不信孫登規叔夜甘為孟博抗臯陶其後龔尚書為力出于難其謝詩有云破家自可容張儉無禮終當責晏嬰一時和者坐集但終苦嬰韻會尚書請名諸客酒間仍請古古續嬰字古古應聲曰祁大夫鳴羊舌肸季將軍感夏侯嬰尚書撲按叫絕且云詩有別才非關學也嚴滄浪豈通人之言哉予入館後多紀事詩今無一存者嘗憶康熙甲子元旦陪宴



太和殿有詩時漢官各賜漢饌大異常制

人日厚載門陳百戲有詩

元夕後一日南海子觀宮人燈舞有詩

瀛臺引見許各官魯魚喜得朱鬣小魚二尾有詩

閩海蕩平紀事有詩

朝班見暹羅流球高麗安南諸國使入賀有詩

冊立 皇貴妃侍班卽事有詩

上諭修史官各協同撰纂毋執已見命 閣臣到史

館披宣感頌有詩

祈穀南郊迎

駕歸過施侍讀故邸同高檢討感賦有詩

康熙十八年京師地震公私廬舍俱毀 命諸官開

報各衙門冊厯量加修葺惟翰林院久壞其倒塌者

勿論卽巋然存者亦木瓦地裂不可收拾

上特命他衙門補鑊裁令完具獨翰林院專程修復

于次年閏月發水衝錢如干緡犒工二十年某日落

成予時入編檢廳煥然舊觀諸翰林官皆有詩紀頌

予亦作長律二十韻有專刻本

姜京兆寄盛京遺事四十九詩予一一和之

篤恭殿不設象魏階陛重屋殿前卽大路殿後民居



大內旁三官廟

宮在篤恭殿西其宮

二陵

太祖福陵為東陵 太宗昭陵為北陵

四白塔

喇嘛相地法四面各建白塔一云一

象統之

長白山

北史有長白山歌為來護見作今委之荆榛

亦異事也

長白山前古戰場陽精不見委龍荒

御花園

大祭必以山楂作

東珠

出鳥刺河

活虎

獵犬能蹈虎尾虎怒躑躅數次氣

京中進

海東青

轉藏法輪佛

俗名公佛母佛 大

祈雨

百官步禱時路兩旁士女倚牆潑水

人蓐

近山參俱供內用禁不敢犯結伴北行七八千

桃柳杏梨芍藥雞冠菊蜀葵蓼

番鷄冠

番茉莉

紫茉莉番名曼華因

喇嘛

皆僧

千山

上列九百九十峰故

松塔

俗名松蔀為松塔以其層

射魚

檻熊

老虎神

端公端婆醉舞傚傚所以祀祖先也

魚皮韃子

男女衣服屋壁俱用魚皮其衣之紉處亦

鷹打呼骨倫

鷹打呼漢言番狗子也骨倫漢言國也

渾河剝木舟

北鎮

醫巫閭

定遠都指揮使

梅花橋

太子河

謂燕丹也

張憲使墓

憲使陝西人



左萊陽著書宅 剝禪師講堂

廣寧 管幼安穿榻地 澄海樓

遼太祖墓 在廣寧木葉山今望祭

唐壘 廣寧東三十里唐文皇征高句驪駐師處

盤山 秦城遺址 卽長城 杏山城 筆架山

十三山 五代史胡嶠北行記十三山下幽燕二千里 首山溫泉

大凌河 急水河 歡喜嶺 漫水河 覺花島

東海頭右共得和詩四十九首

左掖門東朝房閣 廷試卷和顧侍讀有六韻律一

詩

康熙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上駐蹕瀛臺 命侍衛頭領票色對親三等侍衛二

哥捧 御書一軸特賜大學士李蔚馮溥奉

上諭朕萬幾餘暇留心經史時取古人墨蹟臨摹雖

好慕不衰實未窺其堂奧歲月既深偶成卷軸卿等

佐理勤勞朝夕問對因思古之君臣美惡皆可相勸

故以平日所書者賜卿方將勉所未逮非謂書法已

工也時高陽相公恭紀詩曰寶軸初瞻 御墨鮮鸞

翔鳳翥繞雲烟尊同義畫垂千古煥若堯文下九天

揮翰偶因幾務暇結繩直契典謨前登牀飛白何須



美綸閣叨陪雨露偏予有和詩  
 初盛唐多殿閣詩在中晚亦未嘗無有此正高文典  
 冊也近學宋詩者率以為板重而却之予入館後  
 上特御試保和殿嚴加甄別時同館錢編修以宋詩  
 體十二韻抑置乙卷則已顯有成效矣唐人最重二  
 應體一應試一應制也人縱不屑作官樣文字然亦  
 何可不一曉其體而漫然應之  
 少陵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詩通體用追憶語  
 故雖麒麟不動孔雀徐開極其鋪排而前後點清純  
 以躡實為蹈虛之法起句所云憶昨逍遙去年今日

皆是也特少陵生平最不善作殿閣詩凡退朝諸作  
 如戶外昭容天門日射等皆以偏側拈起失渾破之  
 法蓋唐人應制多用七律一如應試六韻極重起句  
 必如題而起名為破題而少陵不耐遂致軼步故其  
 和賈至早朝一詩世謂遠遜于三岑二作雖少陵身  
 分從不以此定優劣然其說則不可不曉耳

杜詩送李八祕書赴杜相公幕落句云南極一星朝  
 北斗五雲多處是三台世第以祝贈浮詞忽之考漢  
 天文志南極星在益州分野紫參之傍而三台三公  
 又在北斗傍時杜鴻漸以平章事領山劍副元帥還



朝而李祕書適受其幕辟從益州來赴故起云青簾  
白舫益州來則此二句正結其從益州北赴之意謂  
以益州南星而朝北斗而去者為杜氏三公在北斗  
傍也此原是賦事並非頌詞世以祝贈目之誤矣二  
句分對又南北三五自為折對律法之變又如此  
詩最忌卑蕪揚子雲以雄詞為賦然其自言猶曰雕  
蟲小技壯夫不為蓋文有士氣有丈夫氣舊人論詩  
極忌庸俗以其無士氣也且又惡纖弱以其無丈夫  
氣也故凡言格言律言氣言調當以氣為主李白無  
律然氣足張之使無氣則格律與調俱不可問矣向

學宋詩者惟陋惡劣下者類田更上者類市儈醜象  
已極然尚有氣也近一變而為元詩為初明詩力務  
修飾爭採諸璅細隱祕語字裝綴行間如吳下清客  
門巷竹扉蕭蕭又如貨郎兒攤多盛讀盤骨董小有  
把美又如勾欄子弟用膠清刷髻踢研光襪以自為  
美好士氣盡矣此豈丈夫所為者嗟乎初不意累變  
至此

劉長卿與錢起齊名錢不及劉遠甚而劉似甘之觀  
劉自言曰李嘉祐郎士元豈得與我齊名耶以當時  
原有劉郎錢李之稱而劉辭郎李而獨不及錢則其



甘之可知也。若白居易與劉禹錫齊名，又與元稹齊名。當時有劉白集，又有元白長慶集，而白並不辭世，亦疑之。予謂夢得與樂天原可肩併，元則卑劣抑下矣。白豈不自知而甘與頡頏，蓋其時丁開寶全盛之後，貞元諸君皆怯于舊法，思降為通悅之習，而樂天創之微之，夢得並起而效之。故樂天第喜其德隣之廣而不事較量，然猶自言曰：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則亦若有不甘于並名者。夫既創斯體，已置身升降之際，使能者為之，不過舍謚就疎，舍方就圓，舍官樣而就家常，而自不能者效之，則卑格貧。

相小家數，駟會氣無所不至。幸樂天才高，縱卑貧小，巧而意能發，摠力能搏，掄才與氣能克，斥布濩而所。在周給老元短李，又何能為白所自言固審耳。

杜詩閣夜作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此在夜起時，常有此境，然並鮮道及，亦以寫境，須高筆假以卑詞出之。雖境甚明了，而誦之索然。是以劉白張王諸集，必無此句，非不遇此境也。張南士嘗言田父語農事，必非幽風估人道廢居，事定非食貨志，真是名言。

唐人有苦竹園南椒塢邊一詩，是李商隱賦野菊者。



諸選本俱列入初唐謂是孫逖詠樓前海石榴作或以問予予判是李詩以詩中有寒雁霜裁諸字是菊不是榴也或曰否海石榴即白石榴也詩凡言霜皆是白霜裁是以白裁者非霜時也若其云已悲節物同寒雁謂榴本節物而同寒雁之失時以夏節無雁也若菊則寒雁秋來正乘時之物何悲之有其說甚辨但寒雁對句是忍委芳心與暮蟬七字吾不知芳心何指榴與菊必無芳心人之芳心又必不能委與暮蟬夫第詠物而及芳心已為俗情三四不着本物而寒雁暮蟬雜亂錯出已為劣調且又加以不得

通之詞意孫博州初唐高手雖汗下不至此矣或曰孫本是忍使芳枝集暮蟬為李本所改則孫本無據此必後人厭芳心之惡而改之如此不然李雖不才亦未有竊孫詩而改其句者若誤入李集則誤已耳改而入之何為耶

張南士嘗言生平不喜觀李商隱詩舊謂商隱堆垛較砌號獺祭魚此病猶小其最不足處是半明半暗近通近塞迷悶不得決蓋其人質本庸下而又襲元長之習原無佳詩乃復襲積故事以饒補之不特調卑氣僂無言外之意前人所云乏神味者而即其句



中求其意之通調之決使人信口了了亦不可得他  
 不足論第舉其集中最推今人選本所最賞如錦瑟  
 一詩承句云一絃一柱思華年已口報矣乃落句云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是底言此可稱  
 通人語乎

王維出塞作直是八句見成好詞雖千椎萬鍊然實  
 無斧煨之跡前人謂神景律如鏤金斲石一往着力  
 開寶以後便如冶金削石條條矣斯為識詩之言  
 劉夢得集有柳州峒氓題其詩曰郡城南下接通津  
 異服殊音不可親青箬裹鹽歸峒客綠荷包飯趁虛

人

嶺南稱市為虛或作墟誤

鵝毛禦臘縫山罽鷄骨占年拜水神

愁向公庭問重譯欲投章甫作文身予向在汝南蔣  
 亭與張南士觀此詩而疑之夢得不曾到柳州按劉  
 集劉初貶連州刺史又降朗州司馬及召還而再貶  
 播州則值柳子厚出貶柳州之際柳憐劉之遠因請  
 云願以柳易播然未嘗易也其時卒用裴晉公之請  
 改播為連而其後又徙夔和又徙蘓雖歷為刺史而  
 終不及柳則其所云柳州峒氓當是柳子厚之詩而  
 誤入劉集者今子厚集亦並載其詩然而終未得刊  
 正也或謂劉德柳且故交也焉知不至柳則不然劉



所歷貶處無非蠻部他蠻可親而獨不能親柳蠻已  
無理矣且劉縱至柳亦客柳非主柳也客柳不得稱  
郡城况落句明云愁向公庭問重譯正惟子厚主柳  
為柳侯在聽事通譯故稱公庭此本州刺史稱例也  
劉何公庭耶又况柳憤流滯不欲生還故有投冠文  
身之語言與柳相終始也藉使劉暫客柳而即欲毀  
體解髮一殉其地則病狂矣此詩甚不佳且亦細事  
然書載訛謬真有千古不得白者所賴善讀書人一  
省視耳

嘗在讌席客問韓愈何里人予以河南人答之然則

昌黎伯非與曰此宋後崇祀封號非爵里也然而何  
以其自稱亦曰昌黎韓愈耶曰此則予所不解也言  
未既有譁于他坐者曰退之昌黎人誰不知之今永  
平昌黎韓公祠在焉而曰河南人耶不解耶予微聞  
其言然不與之辨而罷次日通國謊謊且有執河南  
人三字來私難者予謂六經不能解祇文人一里居  
茫然不知亦未為失學即欲根株之有何難事而實  
有不然者按愈傳在唐史原有兩地其在舊書曰昌  
黎人此據李翱行狀而署之者也新書改曰鄧州南  
陽人此據皇甫湜神道碑與李白作愈父仲卿碑而



改之者也。然皆未是者。愈祭十二郎文有曰。從嫂歸  
 葬河陽。又曰。吾往河陽省墳墓。其作女孥壙銘。又曰。  
 歸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而葬之。則退之實河內  
 之河陽人也。其曰河陽者。水北曰陽。在大河之北。晉  
 地也。卽春秋所云天王狩于河陽者也。然而愈自稱  
 河南之河陽者。以河陽在唐改爲孟州。至顯慶中。且  
 以孟懷二州隸河南郡。而于是懷州河陽並隸河南。  
 今懷慶一府通屬河南省。而孟津一縣且專屬之河  
 南一府。以孟津卽孟州本河陽地也。故在宋人改唐  
 書者。若果以昌黎爲非。亦宜改曰懷州南陽人。而不

宜改曰鄧州南陽何也。漢河內郡有河陽。又有南陽。  
 卽春秋所云晉啟南陽者。與河陽相接。愈之先世嘗  
 居之。故神道碑云上世嘗居南陽。李白韓仲卿碑亦  
 曰。仲卿南陽人。此河內南陽也。若鄧州南陽。則光武  
 興兵之鄉。周地也。周曾封鄧侯于此。故唐稱鄧州。又  
 稱南陽郡。此別一南陽。而乃以懷州南陽改之作鄧  
 州南陽。是誤認杜子夏爲卜子夏也。至于昌黎。則實  
 非退之里居。舊儒強解有謂河內有安昌故城。與黎  
 陽相接。亦名昌黎。此臆度之言。予嘗與徐仲山論。次  
 謂昌黎在遼西郡。漢志交黎。應劭謂卽今昌黎。則其



縣在漢時已有之意者退之先世自弓高侯後有仕北魏為常山太守及征南將軍者曾居昌黎而世襲稱之此如杜甫居襄陽而自稱杜陵野老正同然此足據耶故曰不解也或曰孟津隸河南孟縣隸河北皆河陽也何以知退之所居在北不在南曰張藉祭退之詩云舊塋孟津北則北也詩亦可據也

閻潛丘有弔張曼殊詩其序云舊越絕書云蕭山西子之所出劉昭引其語註于後漢郡國志餘暨縣下俗傳諸暨人誤也其詞云錢塘蘓小不足論君有鄉親傾國人得來越客千絲網歸去湖波一片塵誰知

轉眼幾千載再現豐臺花裏身君為尋花過臺畔嫣然一笑花皆顰讀此則世有固爭施為諸暨產者亦可已矣詳見予蕭山縣志刊誤一卷

劉文房有送耿拾遺歸上都詩中四句窮海別離無限路隔河征戰幾歸人長安萬里傳雙泪建德千峰寄一身初讀之似塞外送歸京者疑與窮海句不合且不知建德所在未審其謂耿抑自謂耶及考唐史知劉以轉運判官貶播州尉移睦州司馬建德屬睦州其所謂千峰寄一身者蓋自賦一句也然則隔河征戰非是實賦不過借言還歸之難慰耿且自解耳



以唐律對仗上虛下實且當三四承接本題之際而  
 第四一句此作興語上反實而下反虛則律法雖嚴  
 然猶有自為誅蕩如此矣但紀事無考此必長安遭  
 吐蕃之亂代宗幸蜀時故有此語舊失註耳  
 唐人七字詩每句必四字一住此不易之法古無七  
 字句其造為七字原始于三百篇有助字之詩而合  
 兩句為一句者如關雎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  
 女寤寐求之去之字而通讀之即七字也楚詞亦然  
 招魂涉江採菱發陽阿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些字  
 不韻而阿酡韻便是七字則七字所始其在第四字

原是句不但是讀豈不可住故漢武柏梁詩始創七  
 字首曰日月星辰昭四時次曰驂駕駟馬從梁來皆  
 以四字住可驗也唐人造七字律並同此法如杜審  
 言大鵬毘陵震澤伐鼓撞鐘沈佺期古意盧家少婦  
 九月寒砧皆然即虛字轉合如王維纔是寢園非關  
 御苑句紐連屬如杜甫且看欲盡莫厭傷多雖直下  
 不斷而仍亦可斷自元和以後競作變調白傅稱變  
 之尤者然其七字句猶是舊法即校僧如就荷葉上  
 包魚鮮榮先生老何妨樂仍不能變惟有聲早雞先  
 知夜短大屋檐多裝雁齒則直以聲早一住大屋檐



一住則先知多裝自不能以先多跼足以為大巧然此成何語以為此佳詩乎白傅生平道佳處並不在此且其七字句亦偶以此為萬中一見而近為乞兒詩者必以此矜能甚至五字六字亦必破其二字之住而住在三字真可笑也

孟浩然春情詩落句更道明朝不當作相期共鬪管絃來不當作三字何解嘗以問南士南士曰此日樂已極明日期再樂似乎不情故下此三字猶北人云先道個不該也信然則襄陽亦恢諧一都管矣然假使白傅輩竟以不該字直入之則又索然耳

中元節越城多作孟蘭盆會時石庭弘公寓香城寺寺北樓正當戡山即故越王采戡地也舊有兼山亭今纍纍特荒塚耳石庭與既白鐵夫兩和尚及童子輩夜坐見諸祀孤者吹螺擊鈸繞山脚至山頂盤紆而上每三丈許燒紙錢一堆凡百十堆須臾火燼梵樂從前山遠去里許而絕嶺一堆忽死灰爍發初看有火如毬色正赤根淺碧迴旋而起散為千萬火淡綠微紺宛若攢星時山樹城堞俱皦然復見灼灼然中有縞衣者約數百輩圍火迫視若檢括其中之所



至次堆其捷如飛以次而下凡百十堆無不如是真  
 怪事也次日過予話其事且出三公聯句示予石庭  
 詩云野火青熒明復滅照見衣冠縞如雪婆婆形影  
 倚西風偃蹇鬚眉對秋月鐵夫詩云微光未散紛爭  
 拏餘燼猶存互糾結孤墳寂寂臥麒麟腐草翻翻宿  
 蝴蝶既白詩云我乍觀之搖精魂及久視焉辨毛髮  
 梵歌杳杳鐘鼓沉夜色蒼茫泣幽咽  
 明詩與唐詩絕遠惟何大復稍得劉文房體貌而餘  
 皆不及若嘉隆七子則第倣盛唐影響近所謂得其  
 郭廓者其于唐人刻劃沈摯循題卽事之法全然不

曉而目爲唐詩寃矣近以惡明詩而併惡及唐識者  
 謂惡丑及項惡陽虎而及孔子予謂孔陽丑項原是  
 相似故可比擬明何與于唐而以此儼之

杜甫小寒食舟中作船如天上花似霧中娟娟戲蝶  
 片片輕鷗極其閒適忽望及長安驀然生愁故結云  
 愁看極北是長安此卽事生感也然人第知前七句  
 皆卽事惟此句撥轉而不知此句之上先有雲白山  
 青萬餘里七字說得世界開擴盡情而後接是句則  
 目極神傷通體生動言相望如許地也劉文房送李  
 錄事歸襄陽結云漢水楚雲千萬里天涯此別恨無



窮意亦如此。但劉下句太說煞，便相去遠耳。孟浩然除夜詩：漸看春逼芙蓉枕，頓覺寒銷竹葉盃。此寫除夜最親切語。近作宋詩者，謂春逼枕來寒銷盃裏，其意已了，何必着芙蓉竹葉諸字？不知此正詞例也。周南卷耳詩：我姑酌彼金罍，我姑酌彼兕觥。則已耳。何故有諸物？豈采卷時備金角酒器耶？康熙乙亥秋日，在蓮居赴齋時，楊侍郎顧舍人吳徵君洪監州皆在坐。客有言曾見予通韻，雕本惜讎對不確，極多誤字，且亦有所見非原本而誤引者，如冬青二韻相通，引常建第三峰詩：螢鐘二韻作証。庚侵

兩界相通，亦引常建閒居詩：林聲二韻作証。及見原本常建集，則螢是蜚字形近致誤，聲是深字聲近致誤。予曰：固然見本偶誤，多有此等不可不察。當即更之。但蜚深二句曾記及否？日記及第三峰詩曰：山暝學棲鳥，月來隨暗蜚。尋空靜餘響，嫋嫋雲溪鐘。閒居詩曰：青苔常滿路，流水復入林。遠與朝市隔，近聞雞犬深。予大笑曰：然則非我誤，子誤矣。螢有明暗，蜚無明暗也。聲可聞，深不可聞也。夫蜚者蟋蟀也，天下有明蟋蟀，暗蟋蟀乎？且何者為深？鷄犬何者為淺？鷄犬一座皆大笑。予因愀然與洪監州言：天下無學人多



又復效宋人習氣好武斷倔強本自不明白而略聽講韻便強解事謂侵韻閉口青韻獨用必不當與他韻合遂陰為改刻反爭作原本而或見蜚螢二字筆畫相近便吠聲而起如是眾矣此古文遭阨之時吾黨有學人當以為戒不當以為惑也予向聞汪舟次觀察謂杜甫詩夜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看不是韻然四句無韻又非體錢牧齋家藏杜集宋板原本是守字村與人韻守與走韻何等明快予嘗嘆宋人無學又強解事致工部佳句改刻將千年幾致蔑沒幸毛詩猶存生甫及申維周

之翰四國于蕃剛是真元寒三韻相合可取証也若朱子改九辨則至今冤枉竊美申包之盛氣兮恐時世之不固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矩而改鑿以固鑿不合改固作同與上文合不知此即生民詩授几有緝御洗爵奠斝漢廉范歌來何暮民安作離騷爾何懷乎故字孰云察予之美惡同一協也乃公然改之亦何法以處此







志云寶石山上有七層寶塔王僧孺稱其巧絕人工則其來舊矣且是塔以山得名寶叔者寶石之誤蓋山本多石有巾石甃石落星石纜船石舊名山足曰石塔頭是也今湖多增勝而是塔久壞誰其修之詩曰

金沙聚坡陀文甃壓瑪瑙望去皆有情觀者慢言巧古寺開神境諸方仰上岑清天湖面似插破一蒲針過錢王祠觀表忠觀碑兼入祠右廢寺是日有言表忠觀碑在錢王祠者因過觀之考表忠觀在龍山之麓觀毀遷其碑來祠然碑皆露立且有

仆者及觀畢欲憇祠右一廢寺不得入按是地當湧金門外為錢王故苑苑曾產靈芝因捨苑宅作靈芝寺南渡後建祠寺傍新進士放榜訖每題名于寺而開宴焉真勝地也今祠止三楹坐錢氏三世五王而寺已頽然不可問矣詩曰

舊苑留壞牆荒碑臥行路欲採雲母芝草長不知處日落移舟晚春明啓宴遲誰憐臨水宅猶是曲江池

王所居名臨水里

西馬塍看花

次日竹垞赴李都運席未至因登岸從溜水頭迤北



有西馬塍在昭慶寺左與湖墅東馬塍相對相傳五代時東西馬氏種花之所舊志謂錢王馬垞非也吳越故城圍東馬塍入北關內焉得有垞且塍者畦稜之名第可藝植牧獸非其事矣今人家屋傍尚有花第無藝花者詩曰  
溜水橋邊路迢迢。獨自行西塍。花自好何必問東塍。閉門誰家園不見。有花樹但見賣花翁。收花入籃去。第四橋尋水仙王祠。

水仙王祠者伍胥祠也胥死尸浮于江吳人謂為水仙至唐乾寧年封胥為吳安王因有水仙吳王之稱。

立祠第四橋俗以其為水神也而祠于堤稱龍王塘舊塑樂天東坡像陪祀王傍不可解豈王來湖中倩兩太守作主人耶考蘓詩有云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盞寒泉薦秋菊則配水仙王者係蘓志然白不爾也嗣後不知何時又穿薦菊井于祠以實其配食之意明嘉靖間祠毀遷祀白堤望湖亭傍然仍名龍王塘今第四橋無此祠而望湖亭傍又適在遷毀之際第三日雨後過二堤覓王祠不得酌酒賦此詩曰  
龍宮有人王曾祀。兩塘側神巫將招茅。太守請配食。秋菊井旋廢。春蘭花不生。每聽小海唱。愁上望湖亭。



晉書夏統傳有小海  
唱祀在胥之曲也

泊舟回峰塔訪小南屏山石壁書蹟

南屏山前回峰以山勢回抱得名吳越王妃建塔其上本名回峰塔俗作雷峰以回雷聲近致誤而淳祐咸淳舊志造一雷姓者當之可笑甚矣宋有道士徐立之築室塔傍世稱回峰先生此明可驗者是日日將西久坐望塔及訪小南屏觀石壁所書家人卦學記中庸摩挲延佇而日已啣岫矣石壁錢司馬溫公書此是舊蹟宋史高宗諭大臣已明道及此書而作武林遺事者反辨謂唐人所作八分非是詩曰

南屏有回峰曲抱當寺門王妃建黃塔俗號黃皮墩

黃皮王妃之訛志云地植黃皮誤

迤邐屏山西石壁看垂露坐對索

靖碑不覺日西去

天台桃花洞亦稱桃源嘯隱和尚奕是受平陽付蒞曾行脚是山屢至其地詢之云洞在溪奧處有小口入甫入便峰壑窈窕滿山皆桃花不植自茂且喜無雜樹每行數里以為境盡矣忽廻旋得路便得復入如是三十餘里至山盡處見大洞在天半為猿狖所居不可登則亦異矣時奕公有詩流霞深鎖洞門偏洞口桃花紅欲然入路總愁丹壁截綠崖如傍玉衡



旋溪流不斷。千年水山氣。長如二月天。最愛村童樵  
唱去。還梳丫髻學神仙。

康熙甲子

皇上征厄魯。特還念浙閩總督臣郭世隆督閩勞苦

特頒北征方略并御製凱旋詩一首。手書摺扇其

背。敕畫苑繪邊關侯望圖以賜之。夫甫經振旅而遠

念勞。臣不忘我東南如此。御製詩曰。戰馬初閒甲

士歡。揮戈早已破樓闌。彌天星斗銷兵氣。照徹邊山

五月寒

兒子會試歸。予同年祭酒汪東川貽書云。嶺表楊生

進沈韻原本

皇上出君所進古今通韻一書。令政府參對以驗其

是否。其言如此。然不得其詳。值內史汪宸瞻以艱歸

見過。則身親其事者云。楊所進名韻譜有八套。每套

四冊。共三十二冊。則非沈韻矣。沈韻止一卷焉。得有

此時

皇上向閣臣問數年前翰林官毛奇齡所進通韻今

何在。閣臣不能對。以是年宣付史館收其書入閣中

既而取入藏。皇史宬。閣臣不知也。上踟躕間日記

得在皇史宬。命索之。果然是日在政府大堂開視卷



首所進表是康熙二十四年三月三日計今開視是三十年三月三日訕指已六年矣。皇上萬幾能記憶固神聖莫測然適值上巳日不前不後亦一異事也。特宸瞻親受命取書捧進而次日卽太夫人計至狼倉出都此後不相聞矣。後晤魏使君蒼石于西湖舟中使君從內史起家與宸瞻曾共此事重道及云。皇上以楊生進韻與通韻不合斥其書去且云皇史宬是藏寶籙玉牒。

祖宗誥訓等冊比之內院秘書與乾清南書

房尤爲祕密非

皇上所親覽續重之書不得濫入此真金匱石室藏書之府也。其室垣壁俱以石甃而實金龍蟠櫃于其中。用章京四名披甲二十人看守其章京選齒之尊者爲之以是差無事安逸不藉膂力令高年居此但食奉以示休養番名馬法馬法者虞老也。予在史館七年不能一入皇史宬聞其言憬然又云其地在東華門內史館之南。

前朝皇史宬原有藏韻書之櫃然往爲諸王攜出散失在外至天啟末止有洪武正韻韻府羣玉經史海



篇直音玉篇廣韻詩韻釋義諸部他無有矣今諸書無闕然不盡藏皇史宬此內閣學士陸義山為予言者又云前朝內府廣韻註云計二本凡二百二十五葉則與今所傳本無異近東海家藏書有舊板廣韻計六本凡六百餘葉以為奇祕乃內府如此翻恐多註本是後人增入與否然不可考矣

杜甫奉送蜀州栢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題其詩曰中丞問俗畫熊頻愛弟傳書綵鷁新遷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楚宮臘送荆門水白帝雲偷碧海春

與報惠連詩不惜知吾班鬢總如銀按唐律純以酬應見伎倆如此長題則尤費剗劃而世多誤解因題中有別駕中丞衛太夫人杜位四人而詩中有中丞愛弟防禦衛太夫人惠連五人題中有蜀州江陵二地而詩中有楚宮荆州白帝碧海四地未解分屬且行軍司馬位即杜位甫從弟也愛弟惠連似皆指位又白帝荆門顯分楚蜀而楚宮碧海並不知所指遂至詩與題膠轕不得清楚不知栢二別駕者即中丞之弟所云愛弟者指別駕至結惠連始指位兩弟非一人也五州防禦使即中丞以中丞初為夔州都督



既而遷夔峽忠歸萬五州都防禦使題祇出中丞詩  
 并出防禦使實一人非兩人也若其地則中丞別駕  
 皆在蜀而衛太夫人與杜位則皆在江陵者故中丞  
 自蜀遣愛弟起居衛太夫人于江陵而甫從送之因  
 得示位此長題次第前後井井而舊解紛出有謂五  
 州隸荆南節度使有謂杜位是栢中丞官屬行軍司  
 馬有謂栢與衛是中表親戚任意卜度而五六雲輸  
 竟誤至雲偷以字形訛改而自唐迄今並無一人刊  
 正之者夫楚宮卽蜀州杜有詩云楚王宮北正黃昏  
 白帝城西過雨痕楚宮與白帝並在一地可驗也若

碧海則荆門連海所云江漢朝宗于海者原指荆州  
 江陵言卽不然亦以鴻濛碧海借衛太夫人仙居之  
 意以指江陵故其云楚宮傍臘而送水于荆門白帝  
 藉雲而輸春于碧海皆實賦從蜀州出使以奉候江  
 陵爲言曰送曰輸正使候意也偷則無理矣解詩非  
 難事然一不得解卽本詩訛改而亦無曉者然則解  
 亦豈易耶

白樂天贈龍華寺王家小尼詩結句應似仙人子花  
 宮未嫁時自註云郭代公愛姬薛氏幼嘗爲尼小名  
 仙人子此是以本朝故實用入詩句故註之後見類



書有愛姬為尼一條註云郭代公愛姬為尼名仙人子樂天嘗贈以詩竊甚怪之樂天安能與代公周旋耶及見本集則以此註註題下不註詩下遂疑此註是題中之註遂以仙人子為即龍華小尼故曰樂天會贈詩誤矣且代公愛姬是初為尼而後為姬者故曰花宮未嫁時謂此小尼可以比未嫁代公時之仙人子耳若云愛姬為尼則先姬後尼矣小尼安得作姬過耶

予避人時過竇家濱有紅字李店賣不托食客下驢就之傍一賣漿婦連目予至食竟予怪問故曰小郎不記耶妾保定伯家婢也郎過西陵軍時妾嘗捧饋焉其忘之乎言訖潸然泪垂予解厨勞之并書一詩去其詩曰錦帳雙鬟貌似花河陽軍散各天涯可憐紅字三家店不賣青門五色瓜蓋借此婦之失身傷保定也及予詩傳人間揚州宗定九有和詩而人爭續之然皆與予意相差殊矣保定名有倫本北平毛氏予兄行順治乙酉江東三郡括民徒抗王師保定與武寧侯王君原以備倭軍海濱至是移其軍西陵名西陵軍故予嘗過之及王師渡江西陵軍潰武寧不紂死保定出降兵遂散婦所依賣漿不知如



何人云  
 或疑杜甫曲江詩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  
 人此卽元和長慶之所祖張南士力辨之謂元長小  
 家數正與此反此不特具大家氣象卽金閨華闈亦  
 藉生色不讀元詞乎落紅成陣風飄萬點正愁人每  
 讀及倍覺其豔誰謂儉父解效此也

王建詩山頭鹿下長驚犬水面魚行不畏人予亦謂  
 其句似樂天及觀他本是不怕人便耻內于口始知  
 一字雅俗關係全詩不可不慎也畏人見建陽坊刻  
 中晚詩選本

在京時于四屏園送吳郎中歸里同館高檢討舉杯  
 誦張謂詩不飲郎中桑落酒教人無奈別離何吳便  
 流涕按此詩是張正言別韋郎中落句當時別其人  
 卽以其人官銜摭入句裏此如樂府之呼都護徹入  
 耳際况今昔恰合宛類拈贈宜其聞之感動如此  
 王維詩種松皆作老龍鱗或云原本是皆老作龍鱗  
 老在松不在鱗以爲極得初亦信之後觀唐試士詩  
 題是謝真人還舊山而范傳正試卷中有種松鱗未  
 老正同摩詰此句然老在鱗不在松未嘗不是也近  
 改前人文動云原本此亦學古之不可不一察者



宋人謂拘律始于杜甫如霜黃碧梧白鶴棲類皆稱  
杜陵調可驗也然其時獨孤及有沙禽相呼曙色分  
詩八句皆拗先杜陵行世而唐人試律有落日山照  
曜題張正言試卷是仄律六韻而全用拗調作對句  
者固知唐自有拗律不必始杜陵也

李白鸚鵡洲詩鸚鵡來過吳江水江上洲傳鸚鵡名  
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初讀甚惡之此  
豈俊人所為既而讀沈佺期龍池篇崔顥黃鶴樓皆  
是此調始知此本一律法特白更拙耳然向使白無  
五六句則白亦必不自留此詩其五六云烟開蘭葉

香風爇岸夾桃花錦浪生固是俊句蓋唐四韻律全  
在五六到此必抖擻更作裁練故如此詖體而詹事  
司勳供奉並于五六作莊語則他可知矣或謂沈崔  
二詩是律李青字出韻不必是律則不然通韻例曰  
唐人限韻但遵功令然一往潰逸如腐檻之制猿浮  
瑋之障水三十韻中其出者多矣况唐韻與今韻不  
同庚部原有青字青部原有清字宋禮部韻兩刪去  
耳  
予邑有江相公祠即江令宅原係梁時江總避臺城  
之亂寓居蕭山及去捨其宅為寺而祠總寺左故名



其稱相公稱令者以總在陳爲尚書令且爲相故也  
邑誌誤傳此寺爲江淹之宅則淹不至越不曾爲令  
爲相公且不曾捨寺已作刊誤辨之甚詳然人或又  
謂淹旣非令則前人有江令宅詩何以指淹予茫然  
不能答及揀唐詩則並無以江令指文通者如劉禹  
錫江令宅詩南朝詞臣北朝客歸來惟見秦淮碧李  
商隱詩滿宮學士皆顏色江令當年又費才羅隱詩  
蠻牋象筓夜深時曾賦陳宮第一詩皆實指總持非  
文通事惟許渾游江令舊宅詩身沒南朝宅已荒邑  
人猶賞舊風光則二江可通然落句云間愁此地更

西望湖浸臺城春草長則仍是總持以臺城陷時總  
持避吾地文通時已卒未嘗遇臺城之變也且是詩  
似卽賦吾地之宅觀其祇點臺城單指避亂一節言  
且曰西望則臺城在西又非江寧牛屯里所捨舊宅  
詞句瞭然予惑于舊誌曾賦江令宅二詩皆指江淹  
且行世已久不能卒改卽改亦何益始知作詩無學  
識則舉筆有誤况其他乎

蔡陽姜仲子見予于閩門初未識也歡然道契濶旣  
而蹶踏反離立不自安予問故曰家舊有東坡像久  
在心目今見似而誤以爲舊識也坐人皆屬目咸以



為坡像如是予不應後僦居錢唐姚季方每日先生  
 像類坡且出家藏米芾所畫着屐圖此觀予亦不應  
 嘗曰吾百不及坡然亦何必附坡當洛蜀分門時身  
 自外理學而又不能實見理學之是非于先聖授受  
 間有所取正但妄傳書易二經其在易傳徒趨夸情  
 廓義全不識三聖作易之用心斯亦已矣至作書傳  
 則一概杜撰如傳說遜荒周公留後武王誥康叔召  
 公辭太保皆自造故事而且誤解帝舜宗堯極詬康  
 王易服全無考據自造典制以為解而禮事並亡予  
 避人時方作尚書廣聽錄以闢其非是而反欲附之

謬矣後有方士以乩筆繪予像且題曰莫問孤南星  
 有無長春寶樹正扶蘓因君舊是瀛洲倡故遣仙官  
 繪此圖康熙三十一年十月一日成都雲道人題時  
 又有以蘓韻為隱寄字者予為和題曰丑父項公貌  
 類無誰言馬頰似胡蘓莫將今日扶乩畫又認他人  
 着屐圖

予郡金煜字子藏為太常卿楚曉公孫一目有重瞳  
 子其母弟馬君挾嶺表一扶乩客來見煜驚曰此南  
 唐李後主後身也初不信既而閱陸游南唐書則後  
 主亦名煜亦一目有重瞳子太常笑曰焉見此客不



經讀南唐書耶後子藏以二十中順治戊戌進士授  
 鄰城縣知縣康熙庚戌罷官甲戌死考後主于南唐  
 建隆三年壬戌即位至開寶七年甲戌而國亡身殞  
 史所稱宋師下江南削開寶年號而降稱甲戌是也  
 如是則亦奇矣後其子壇作哭父詩一十二首其一  
 曰天生吾父有奇因襁褓時曾遇異人為指終生官  
 祿相南唐後主是前身二曰日開一覽世全空爍爍  
 金生阿堵中莫道驚人鳴太早最驚人處是重瞳此  
 實錄也

老友徐仲山以七夕死予自哭子喪明後不能作哭

詩故舊時哭友詩三百零首祭友文百零首一夕焚  
 去以為學識未達多此啾唧今集中並哭友題并  
 祭文一門部可驗也適徐昭華以禁日哭父擬木蘭  
 詞寄予予讀之不覺泪下然仍不能作哭詩即以此  
 存集中當哭仲山作時汪東川司城在坐曰聲調哀  
 苦體致愴惻有女如此即以當木蘭何過焉其詩曰  
 戚戚復戚戚天孫罷機織只道天邊歡會期不道人  
 間別離日人間別離真可憐天邊歡會知何年悽悽  
 登我堂不聞烏鵲喧但聞老母痛哭聲連連啾啾入  
 我房不見瓜菓陳但見蛛絲蠹網相勾牽前年當此



日。天。河。正。瀾。瀾。分。將。五。色。縷。聯。作。百。年。厄。去。年。當。此。  
 日。天。柱。方。傾。頽。桂。陽。城。北。乘。羊。去。綏。氏。山。頭。跨。鶴。歸。  
 况。復。今。年。當。此。日。百。歲。堂。前。喪。靈。匹。欲。曬。麻。衣。兩。泪。  
 懸。但。啟。書。樓。寸。腸。磔。天。河。有。時。挽。天。星。有。時。轉。惟。有。  
 乘。槎。一。去。人。萬。古。千。秋。不。復。返。穿。針。徒。望。眼。不。使。泪。  
 眼。親。九。華。空。照。地。不。照。下。泉。人。黃。姑。此。夕。依。然。度。惟。  
 有。嚴。親。不。知。處。木。蘭。空。自。夜。停。機。願。代。爺。行。竟。無。路。  
 戚。戚。復。戚。戚。作。此。七。夕。詞。欲。知。此。日。中。心。苦。視。此。河。  
 流。無。盡。期。  
 昭。華。多。哭。父。詩。嘗。有。登。青。未。閣。檢。父。遺。帙。七。律。中。四。

句。青。蔥。出。瓦。根。俱。豁。碧。柳。當。窻。影。漸。疎。捲。榻。已。無。新。  
 註。帖。開。箱。惟。有。舊。藏。書。又。一。首。後。四。句。山。長。似。向。空。  
 欄。斷。月。隙。還。隨。小。榻。圓。有。女。愧。無。班。氏。筆。遺。書。萬。卷。  
 續。何。年。

予。寓。大。善。寺。吳。尼。御。符。為。天。童。曉。公。付。法。以。掃。塔。過。  
 謁。予。謂。女。僧。不。當。與。酬。酢。遣。門。人。徐。昭。華。報。之。瀕。行。  
 尼。出。摺。扇。乞。詩。不。得。已。書。一。律。去。不。信。纔。觀。世。幡。然。  
 去。普。陀。傳。衣。真。是。錦。翦。髮。尚。如。螺。貝。葉。箱。中。簿。蓮。花。  
 水。面。多。阿。潘。方。學。道。相。待。洛。橋。波。次。日。越。中。女。士。合。  
 餞。于。國。門。見。摺。扇。齊。聲。索。昭。華。和。詩。蓋。借。此。相。難。也。



昭華連和二首其一前身本靈照開口卽彌陀乞食  
 施山鳥裝香在海螺鄉程雲外近別思晚來多試看  
 千江月徐徐出綠波其二幾欲還慈室無緣欵跋陀  
 毫分眷際彩掌合指頭螺贈拂留獅尾繙經度貝多  
 龍宮有神女何處不凌波  
 又送尼詩芙蓉曲岸散紅霞送客江邊疎柳斜蘭漿  
 行時飛化雨錦茵鋪處布金沙乘杯欲度吳閶水拂  
 塵曾開鑑曲花一自水田相顧去何年重把綠袈裟  
 此等純似唐詩若落句則非白傅不能矣予門工詩  
 者推盛唐王錫然俱不及昭華以稍解唐人法外意

也舊所寄政詩嘗受仲山意輒留稿另作一帙今散  
 漫不能矣因錄數詩于此爲亡友中即存一綫云

高郵孫孝廉無暉其尊人吏部公以鄉官爲當事齟

齧瘐死于獄孝廉內人潘係都憲公女孫曾刺血寫

經以懺救之及潘年五十孝廉亦避讎歸里錢唐錢

石城進士其內人林以寧吏部公同年女也爲潘作

駢啟徵詩及越予爲致昭華并索其母太君仲商夫

人並應以詩昭華覆書云自老父亡後家間筆研盡

棄老母并所存詩稿亦付鑪火傳是齋頭非復舊時

光景矣伏讀尊諭并林夫人所撰啟詢之加采

婿路加采



知孫先生家事如此可感老母已有誓不作一字門  
 不敢違命且感寫經事勉作一首知荒疎已久必得  
 都講改篡後始發去也門不作古詩約七八年苦無  
 長句對仗故作此體以藏拙惟慈諒之予既傷時事  
 復痛老友徐仲山先我而逝其家人朝暮便不無今  
 昔之感因并錄其書于此昭華詩云高郵湖水清且  
 漣湖傍有第高巒岷榴花日出照錦欄夫人五十饒  
 朱顏考之氏族華以繁黃門之後典午還世居淮服  
 控海瀾先人嘗着獬豸冠通家有子孫巨源以之作  
 配年又年自從少小却珮環鹿車長挽鮑與桓公車

門下雖升賢仍如韋素心所便祇惜中道遭家艱勁  
 刃刺尾及孔鸞夫子賣餅安丘間還鄉元節足盡跼  
 只今日霽浮雲騫健持門戶晚境安覆巢卵殼猶瓦  
 全秋風吹翻生羽翰群從羯末女令嫺皆言絳帳餘  
 文宣獨憐銓部留狴犴度人經寫百十番螺腕刺血  
 和泪丸寫入貝葉翻紅蓮予母自小愁不年曾書三  
 部華嚴箋一藏佛腹一塔罇其一送置天台間商夫  
經事見徐夫人為仲山墓誌此更可憐聞之涕下如瀾洸今來  
 設悅事足傳顧家閨秀文如椽深慙學步非敢然稱  
 觴願祝天綿綿



又代詩云綠鬢稱觴日朱門設悅秋家聲弘甕社母  
 德著秦郵下牖專先祀中厨主庶羞身乘龍矯矯夫  
 聽鹿呦呦鑑影涵天遠珠光逐水流伍胥行瀨上道  
 蘊出江州茹藿因蒙難潛形為避讎庭除迴鶯鶯世  
 事等蜉蝣錦繖同書授金經帶血流當年雲作幃此  
 日海添籌有媚如徐悱諸兒盡仲謀飭盤和露進黍  
 酒帶霜筍山木抽叢桂園花長石榴彩雲迴合處疑  
 汎廣陵舟

天台石梁其瀑從天半而垂下注絕澗遊者每言百  
 丈外便衣濺若雨花稍近一似有風從澗底升者然

極難摩畫惟嘯隱奕是一詩頗得其概遠訪名山踏  
 翠叢石梁百尺鎖長空瀑花飛作入林雨潭水翻為  
 倒壑風方廣僧歸松徑月曇花鳥下食臺鐘此來應  
 有三生約須信閻浮路不通方廣寺曇花亭皆石梁  
 近境

立夏前一日杭郡諸名士集東城葑園作送春詩其  
 時橐筆數十人多有佳句惟末坐錢杲年最少獨集  
 唐二首其一三四用王建杜甫句每度暗來還暗去  
 暫時相賞莫相違其二五六用翁綬白居易句百年  
 莫惜千回醉一歲惟殘半日春各相顧嘆絕







西河合集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又生 又名性稿

陸邦烈又超 章 標 翁 軒 較

詞話

山陰呂弦績作品花詞取題之有花名者譜之如早

梅芳詠梅蕙蘭芳引詠蕙蘭月照梨花詠梨小桃紅

詠桃杏花天詠杏碧牡丹詠牡丹海棠春詠海棠新

荷葉詠荷瓜茉莉詠茉莉桂枝香詠桂金菊對芙蓉

詠菊詠芙蓉木蘭花慢詠木蘭碧桃春詠碧桃類亦

一新體然唐詞用本題作賦原是此意至後始題事



兩不合耳。其詞本賦於風，其意至於賦。宋孫明復鬢白，李文定請以弟之女妻之，孫曰：相女不以嫁公侯，乃以嫁山谷，衰老古無有之。其曰：相女者，相門之女，正以李復古曾為相故也。西廡末，劇有自古相女配夫，世多不解，烏知實本諸此。崇禎甲寅，京師梨園有南遷者，自訴能絃舊詞，試其技，促彈而曼吟，極類搗箏家法。然調不類箏，坐客授蔣竹山長調，令絃輒辭曰：口俚礙吟，嘆何也。時徐仲山貽九日倡和詞，至誦而授之歌，裁數過，指爪融暢，詢其故，云：吾所傳者無調而有詞，無宮徵而有音聲。

詞雅則音諧，音諧則絃調，由是推之，世之倣辛蔣者可返已。菊莊者，吳江徐子電發也。

建平吳博士送予之江寧，有念奴嬌詞，嘗藏之袖間，暨十年後重過其廬，出詞讀之，則字已漫滅，不可認矣。其詞曰：五更初起，裝成未把，酒送君燈下，揮手出門。正月落滿屋光流，如瀉。此去江南，他時江北，回首無多話。驅車行矣，可憐獨步歸舍。試看遶地荆榛，君今卜何處，能超呂獲元節。望門去路遠，天下朱家皆假。田舍粗安，壺漿堪掩，意氣長相藉。天涯何限一時去。此秋夜其詞甚悲愴，有梗概。博士真愛我，予向在



蔡州席上誦此詞爭傳寫去息縣夏少府有雪中送  
予念奴嬌詞亦用此韻  
真中抗 清師時有李安西孫安南二人皆憲賊假  
子孫敢跋扈順治辛卯師將逾嶺李急守高涼孫獨  
不行遣人要封爵始發兵時已議加二字大怒對使  
罵曰既爲王何吝一字謂吾不能自加耶使者往復  
甚恐凡四易命必欲得秦王爲請衆皆相視惟主政  
者嚴君起恒流涕爭曰誠欲自加則吾不敢聞若猶  
不然則祖制不可更主國不可挾名器不可紊獨吾  
項可斷耳于是中沮後君視師南梧泊舟大黃江忽

傳安南鎮至君迎之入舟安南統纏頭兵數千列幟  
兩岸語訖起坐君送之至馬門將登岸安南握君手  
笑曰吾不斷君項但漱君腹何如揮健兒撲君墮水  
兩岸列者譁而前移時乃定然已莫敢誰何距浹旬  
梁家渡口見虎來踰水而出負一冠帶尸登岸徐行  
居民見者譟隨之虎不少動但從容相高阜卸所負  
四顧周遭既定復繞之兩匝號而去居民遠近競來  
觀追暮有伍君定者後至驚認之曰此相國嚴君也  
君右目不瞑額前網裂數寸而額不少損于是居民  
爭易衣殮之瘞虎負所名曰虎冢計大黃江至此逆



流而上。已百二十里矣。時伍君定製一詞名法駕導引。使居民歌之。詞曰。梁家渡。梁家渡。野虎負來人海畔。一隅誰是主。天南萬里未招魂。此處且安身後安。南竟封秦王歸命而安西戰死起恒字秋野由進士起家山陰人。

西廂久為人更竄。予求其原本正之。逐字覈實其書頗行第中。尚有不能詳處。如第四折內有和尚們回施些幽期密約。句子向所釋。但曰施僧曰布施反乞僧。施曰回施。以為本文已明。不必更有引釋耳。後友人有論及者。堅謂回作曲解。是委曲周旋。意襍引回。

曲二字作証。曾記北史北齊李庶無鬚人謂天闔崔謚嘗戲庶曰。教弟種鬚法。取錐刺面為竅。而挿以馬尾。當效是時。崔族多惡疾。庶因答曰。請先以方回施貴族。藝眉有效。然後種鬚。蓋惡疾是癩疾。以癩者無眉。故云也。然則回施反施矣。蔡子伯曰。施音賜。今俗稱回賜者。即回施之謂。尤較直捷。但釋古須有據耳。馬州當墟者。馮二名。絃夜聞子歌。倩子同行者導意。子辭之曰。吾不幸遭厄。吹篴渡江。彼傭不知音。豈誤以我為少年遊耶。次日遂行。後十年見名媛詞緯中。有馮氏江城子二闋。是讀子新詞所作。其詞曰。綠陰



何處曉啼鶯。弄新聲。最關情。一夜寒花吹落。滿江城。讀得斷碑黃絹。字人已渡。暮潮橫。又曰蘭陵江上晚。花飛冷烟微。著人衣。無數新詞。最恨是挑枝。待得蘭陵新酒熟。桃葉好。送君遲。誦之亦殊自悽惋。聞其詞。倩桐鄉鍾王子代作者。然又有武陵春春晚。虞美人。賦得落紅滿地二詞。亦甚佳。想皆不出其手。然其意則有不可已者。前人所傳子夜莫愁諸詞。想皆似此也。

邑某聘某氏女。將就婚。有彊委禽者。明府姚公斷還之。令交拜于訟庭。其斷詞駢麗。傳誦人口。既而訟者

爭不微。觀察下府。讞府使君何公。復斷還之一時。傳為盛事。時予在何使君坐。使君命予製鵲橋仙詞。詞云東床先訂。西家願宿。何事穿墉穿瓦。縱教彊委後來禽。却不道子南夫也。明府風流。使君瀟灑。兩斷可妻公冶。莫言河漢。鵲橋垂看。合浦在訟庭之下。

詞本無韻。故宋人不製韻。任意取押。雖與詩韻相通。不遠。然要是無限度者。予友沈子去矜。創為詞韻。而家稚黃取刻之。雖有功于詞。甚明。然反失古意。假如三十韻中。惟尤是獨用。若東冬江陽魚虞。皆灰支微齊寒刪先蕭肴豪覃鹽咸。則皆是通用。此雖不知詞



者亦曉之何也。獨用之外無嫌韻。通韻之外更無犯韻。則雖不分為獨為通。而其為獨為通者自了也。然嘗記舊詞。尚有無名氏魚游春水一詞。秦樓東風裏。輕拂黃金縷。通紙于語。張仲宗之漁家傲。短夢今宵遠。到否荒村四望。知何處。通語于有者。若以平上去三聲通轉例之。則支通于魚。魚通于尤。必以支紙一韻。魚語一韻。限之未為無漏也。至若真文元之相通。而不通于庚青蒸。庚青蒸之相通。而不通于侵。此在詩韻則然。若詞則無不通者。他不具論。祇據阮郎歸一調。有洪叔嶼王山樵二作。中云晴光開五雲。扶春

來遠林相呼。試看燈何曾一字真。今朝第幾程。則已該真文元庚青蒸。侵有之。其上去則祇據朱希真詞。人情薄似秋雲。不須計較苦勞心。萬事元來有命。更逢一朵花新。片時歡笑且相親。明日陰晴未定。其無不通轉可知。而謂真軫一韻。庚梗一韻。侵寢一韻。是各自為說也。其他歌之與麻。未必不通。寒之與鹽。未必不轉。但為發端。尚俟踵事。至如入韻。則洵口揣合方音。俚響皆許入。押而限以屋沃一韻。覺藥一韻。質陌錫職緝一韻。物月曷黠屑葉一韻。合洽一韻。凡五韻。則試以舊詞考之。張安國滿江紅詞。有高丘喬



木望京華迷南北句則通屋于職晏叔原春情有飛  
絮遠香閣意淺愁難答韻險還慵押月在庭花舊園  
角則又通覺與藥與合與洽孫光憲謁金門有云留  
不得留得也應無益揚州初去日又云却羨彩鴛三  
十六孤鸞只一隻則又通質陌錫職于屋若蘇長公  
赤壁懷古是念奴嬌調其云千古風流人物人道是  
三國周郎赤壁捲作千堆雪雄姿俊發一樽還酹江  
月鮮于伯機亦有是調云雙劍千年初合放出羣龍  
頭角極目春潮濶年年多病如削張于湖是調有云  
更無一點風色着我扁舟一葉妙處難與君說穩泛

滄浪空濶萬象為賓客不知今夕何夕則是既通物  
月與屑與錫又通覺藥與曷與合而又合通陌職與  
曷與屑與葉與緝是一入聲而一十七韻展轉雜通  
無有定紀至于高賓王霜天曉角之通陌錫職緝詹  
天游霓裳中序第一之通月曷職葉王昭儀滿江紅  
之通月屑錫職皆屬尋常可無論已且夫否之音俯  
向僅見之陳琳賦中凡廣韻切韻集韻諸書俱無此  
音若北之音卜則不特從來韻書無是讀押即從來  
字書亦竝無是轉切此吳越間鄉音誤呼而竟以入  
韻此何謂也且昔有稱閩人林外題垂虹橋詞不知



誰氏後流傳入宮禁孝宗讀之笑曰鎖與老押則鎖當讀掃此閩音也及訪之果然向使宋有定韻則此詞不宜流傳人間而孝宗以同文之主韻例不遵亦安得反為曲釋且未聞韻書無此押字書無此音自上古迄今偶一見之鄉音之林外而公然讀押嬾為故事則是詞韻之了無依據而不足推求亦可驗已况詞盛于宋盛時不作則毋論今不必作萬一作之而與古未同則揣度之胸多所兀臬從之者不安而刺之者有間亦何必然至若北曲有韻南曲無韻皆以意出入而近亦遂以北曲之例限之至好為臆撰

如西樓記者公然以中原音韻明註曲下且引曲至尾皆限一韻而附和之徒反以古曲之出入為謬而引曲過曲前腔尾聲之換韻反謂非體何今人之好自用而不好按古一至是也

白樂天花非花詩唐人醉公子詞長孫無忌新曲楊太真阿那曲自是詞格他若回鶻石州阿鞞迴波樂烏鹽角鸚濫堆水調歌頭諸名俱是樂府然其語有近詞者則亦可以詞名之如隋帝望江南徐陵長相思初亦何嘗是詞而句調可填即為填詞由是推之則梁武江南弄諸樂以及鮑照梅花落陶弘景寒



夜怨徐勉迎客送客王筠楚妃吟梁簡文春情隋煬  
 夜飲朝眠曲皆謂之古詞何不可哉  
 崑山顧宗伯錫有江神子詞此宗伯死後降乩作也  
 宗伯不得死所相傳在温州時尚思賣犢與永嘉令  
 鄉人吳君夜飲江心寺酒後慷慨既別其同行筦兵  
 者賀均堯以宿憾縛沈之江人不知也踰年公忽降  
 乩于華亭令張調鼎許乃作此詞中略道大意後以  
 人累問竟詳言之始析其事或云公已先見夢居民  
 得掩其骸于某港傍矣今詞句所傳有互異處不敢  
 妄正

予四十以前目力尚強獨瞑後稍晦若雞肯然嘗隨  
 老母遊天竺歸夜次湖寺寺壁書和韓蘄王詞母伶  
 誦聽予略視間誤以為蘄王詞也信口誦所記蘄王  
 本詞一過實于壁間字豪芒不見蓋不敢自居老眼  
 故然耳次日母視壁大怒曰本和蘄王詞而故誦本  
 詞以謾我不亦異乎

清師下浙時錢唐王繼朋奉母避兵露宿于鳳凰山  
 南忽纓槍絡馬擁十許婦至詢之則方馬軍相失者  
 是時潰軍南竄東渡者半而半不得渡倉皇間恐追  
 及僥短後束槍投礮中殺馬而食少頃望城中火起



各相向哭繼朋乃為詞和王昭儀滿江紅調哀歌之  
次早散去軍主急推一病婢與繼朋曰昨聞君歌哀  
似非恒人吾欲以孱婢累君之行言訖遽別後繼朋  
居富春婢病愈呼曰紅得以其從滿江紅一詞得之  
故也既而婢復病嘔血而死母哭之繼朋曰紅得之  
而紅失之謂嘔血何哭之有

慈溪葉天樂于秋節過常熟偕友倡和名三秋詩又  
為詞分三名一銀河詞用柳耆卿二郎神七夕韻一  
酌月詞用東坡念奴嬌赤壁懷古韻一采菊詞用辛  
稼軒賀新郎三山雨中韻各有所取也予舊在真州

慶七夕頗有邂逅得詞十六首亦名銀河詞其稿失  
于章江捉船之兵後在汝寧七夕復為詞憶之日記  
得年前小礬山下乾鵲夜來時然已不可再矣天樂  
名吟其大父四明先生尊人此君先生俱有集行世  
第歷世清節食廉吏貧天樂詞賦多為友人所刻此  
三詩三詞皆已刻者共六卷

乙巳夏予欲登岱及濟寧而病客有挾少君之術于  
旅亭者能召美人帷中臨鏡易衣予喜而賂其術甚  
弁鄙可笑然亦有小異者能擲果題詩如葉天樂銀  
河詞中有讌周中翰宅觀方士召美人隔帷賦詩是



也第其詩皆現成通行每每重見惟沈比部肯齋云曾于王司農宅觀此獨得贈詞末云吟成未許續金卮怕是沈郎病起瘦人時此是新作且詞亦甚佳頗屬怪事

予少不檢曾以度曲知名凡坊曲伎人爭相請教且嘗以已詞令唱故雲間徐西崖贈詞有云寂消魂一曲新詞雪兒爭唱神仙句禾中譚開子詞云想王孫歸路正生芳草舊人歌曲爭換梅花龍眠何令遠詞云酒肆歌鬟千秋樂府皆是實賦獨令遠寄詞又有云記芳洲公讌酒酣聽度曲別奏清商寫出雲樓雪

榭景倍瀟湘又楊柳腰肢雪兒分韻櫻桃口頰樊素生香則以予乙巳冬杪曾于吉安白鷺洲公讌酒酣度曲且戲作芳洲公讌圖故又有雲樓句至其云楊柳櫻桃則似指予所攜者今則都無此興矣計乙巳冬杪至今寄詞時適遇丁巳恰一十二年今遠為詞能不忘舊事如此

詞名多取詩句之佳者如夏雲峰則取夏雲多奇峰句黃鶯兒則取打起黃鶯兒句是也獨酌江月大江東去則因東坡念奴嬌詞內有大江東去一樽還酹江月二句遂易是名夫以詞中句而反易詞名則詞



亦偉矣。今人不知詞動訛大江東去彼亦知其詞如是偉耶。

李于麟以填詞法作樂府謂樂府有聲調倘語句稍異則于聲調便不合爾不知填詞原有語句平仄正同而聲調反異者如玉樓春與木蘭花同而以大石調歌之則為木蘭花類然則聲調何嘗在語句耶樂有調同而字句異者清調平調殊于楚歌有調異而字句同者爾雅幽風只一七月于麟坐不解耳其說頗詳予詩札卷

臨安阿逃州土官普明昇在崇禎中屢叛不伏廣西

府太守張繼孟初到任盛稱明昇有才略可屬大事本不宜摧抑太甚以致激變遂布檄遠近為之表暴舊凡檄過阿逃者明昇必邀窺之及窺是檄喜甚時新太守謁兵備臨安必道阿逃繼孟又聲言道阿逃時當過普公則益喜及臨過明昇方遣人伺候而繼孟故醉輿中不醒及醒詢之則已踰界矣繼孟大怒立榜輿人訖乃徬徨曰不期有大事必不能待而普公又不可不見急韉快馬從二人立還投刺明昇聞其至且聞其責輿從狀大喜過望遂踉蹌出見交拜畢即起辭去彊挽以茶繼孟一手接甌一手以匙攬



果云人言公善毒人信否明昇大驚曰如明公者臣  
 方欲剖心與食寧食以毒遂引手易甌立盡曰人言  
 不足信有如此甌因大笑慰勞告別繼孟一別即狂  
 奔臨安凡三易馬明昇隨追之不及矣是日明昇暴  
 死以繼孟扼匙時反入藥在內故也後明昇妻萬氏  
 復統部眾思報仇然不可得會萬氏素與安南司土  
 官沙源之子沙定洲年少相慕至是謀贅定洲而沙  
 源不解其意欲遣長子定海就婚萬氏乃為鬪鬪得  
 定洲遂贅焉時有南歌子詞曰貝帶邀紅定蠻絲結  
 綵樓花裏暗藏鬪鴛鴦何處宿在沙洲後甲申之變

萬氏與定洲并吞諸酋滅黔國即沐天波也將盡有雲南

地至巳丑突為李定國戰敗執之夫婦竝肆市中

張采為儀部歸嫉其鄉太倉州豪猾肆橫民多受害

白州守錢肅樂窮治之乙酉元旦夢鼓吹送乾坤正

氣四大字到家詢其故曰以君方正能除惡也醒而

不悅以為吾不能殉國而徒博區區以名正氣何以

自問暨五月十三日南都驟破羣豪乘釁悉集小教

場關壯侯祠聲言報怨捉采蜂擊之血蔽狼藉已而

氣絕乃下祠門乾坤正氣板額昇還其家時采見神

助且微聞壯侯屢叱救之竟得不死次年羣豪皆受



誅又次年五月十三日采過謁祠仰見乾坤正氣額  
 歸而抑鬱因書紙曰在昔死無名此後生何益不道  
 乾坤正氣人猶是偷生日越數日竟死  
 姑蘇周五郎巷貨郎貨紙團扇者晨起有道士乞食  
 過門貨郎句書扇道士書數扇去其一菩薩蠻詞是  
 集唐者詞曰玉樓明月長相憶温庭筠侍兒扶起嬌無  
 力白樂天不語欲魂銷李恂雲鬟裊翠翹魏承班抱琴時弄  
 月李皓腕凝雙雪韋莊何處寂相知牛嶠燕香私語時毛熙震  
 觀者異之但不得道士所在或疑道士為女冠賦  
 此觀詞中玉樓翠翹抱琴燕香俱類女冠可見或曰

此非道士詞考花間集燕香本作竊香女冠與竊香  
 微不合後有人從吳淞歸云此詞係海上張也倩作  
 也倩號梅禪道人有刻集中載此詞未知  
 是否

雲間諸進士詞董孝廉俞諸君曾于重陽後作神山

之會即彭仙人棲神處也時婁東吳學士偉業在座連

遣覓女郎倩扶必不得夜分滬上張弘軒刺史錫來

赴投刺後學士命以已車迎入使者傳覆需兩車人

頗訝之及至則挾一衣冠少年光豔暗射若薄雲籠

月人各却步且不敢詢姓氏及移燭燭之則倩扶也



一座譁然。蓋是時倩扶已與弘軒定情久矣。弘軒有意難忘。初晤。婦人嬌惜。別鳳棲梧。寄憶再晤。諸詞流傳人間。其序曰。時維秋月。節屆登高。思逸事于龍山。遇佳人于鶴浦。啣杯浹日。判袂經旬。兔簡頻濡。鴻箋數寄。堪笑粘泥之絮。翻憐逐水之萍。品其高韻。人更澹于黃花。感此微詞。意毋傷于綠葉。後倩扶有寄弘軒主人詩。其落句云。不道離愁深似許。輕教分手盼重過。子和詩云。但遇龍山高會後。尚疑青雀夜來過。正暗刺前事也。

端州有時製雕漆屏風。功作精巧貴重。一時然其概。不過兩邊綵飾。多鏤刻名人詩畫而已。吳制府獨創作三摺屏。每開一摺。則兩摺隱于其中。一摺垂簾。觀劇。一摺山水人物。其左開一摺。凡筆墨楮研書畫棋爐。以及提壺酒瓊。陸博樗蒲之屬。無不畢具。如應用某物。卽開某格子。採取而出。外俱以隔扇掩之。其欵式悉仿博古圖製。一望燦然。時予郡諸名士如呂絃。績宋岸。舫吳伯憩。金雪岫。輩皆朝夕聚其處。有一客新至。怨公希見。且未經治具。作水調歌頭以謝之。其詞曰。與客每隔座。不過一幃。寒何用。連環九疊。八面



費雕鏤不是湘山十二中有洞天福地一醉幾千年  
銀船并螺盃總貯石屏間公得詞大慙遽加禮謝過  
公諱興祚字伯成卽當世稱留村先生者也

卷一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又生稿又名生

徐東曼倩盛唐樅陽較

詞話

梁尚書上元席上出窩絲糖供客其形如扁蛋光面  
有二增若指搯者嚙之粉碎散落皆成細絲座客無  
識者尚書云此崇禎末宮中所製今久無此矣惟西  
山淨室有老宮人爲比丘尼尚能製此糖每歲上元  
節必以銀花椀合子相餉真罕物也乃出已所製糖  
多令詞命座客和之予和詞云壽盡箇頭泥春蠶已

詞話



脫衣片。錫裹作彈丸兒。不破彌羅三寸。繭誰解道。一窩絲。粗糲漢宮遺餽。餽久未施。開元宮女尚能為。今日尚書花燄會。銀椀合使人思。

羯鼓與雞婁答臘。桃皮諸鼓。同一名色。則但一革面。不過中邊二聲耳。何緣得有高下長短疾徐如絲竹之能宛轉者。乃有與詞曲同名如蘓合香春光好五更轉萬歲樂類。且有最奇名色如菩薩縱利陀地婆拔羅伽字缺一霜風百歲老壽大鉢樂府君王盛神武赫赫君之明。大勿大通蘓羅堂堂等凡一百二十餘曲。更有太簇宮太簇商太簇角及食曲佛曲諸調不

知何所分別。且何所色記。而有此。

三絃起于秦本。三代鼙鼓之製。而改形易響。謂之絃靴。故雖能倚歌曲。折而仍以節。刊輻輳。其間唐時坐部多習之。故世遂以為胡樂。實非也。若提琴則起于明。神廟間有雲間馮行人。使用周王府賜以樂器。其一卽是物也。但當時攜歸。不知所用。其製用花梨為幹。飾以象齒。而龍其首。有兩絃。從龍口中出。腹綴以蛇皮。如三絃。然而較小。其外則別有繫絃。絆曲木。有似張弓。衆昧其名。太倉樂師楊仲修。能識古樂器。一見曰。此提琴也。然按之少音。于是易木以竹。易蛇皮以



匏而音生焉。時崑山魏良甫善為新聲，賞之甚。遂攜之入洞庭，奏一月不輟，而提琴以傳。然究不知為何代樂器。仲修雖識古，亦不能按所始也。考唐宋舊樂器甚夥，然移時即沒，此亦不過唐宋間所造，而獨得盛行，亦屬異事。先教諭曰：當時傳其事者多，萬曆間詞客題咏，大抵皆新水。今起至清江引止，共八十六曲，名賞聲集。至今清曲家能歌之。

京師老酒家有能造廊下內酒者，每倍其值，相傳明代大內御酒房後牆有名長連者，閱三十一門，其前層短連，閱三門，共三十四門，並在元武門東名廊下。

家凡內宮答應長隨，皆于此造酒射利。其酒殷紅色，類上海琥珀光者。嘗熟馬丹谷從上海教諭內遷翰林院待詔，嘗載上海酒飲客，詐以為廊下內酒。實琥珀光也。予與同館汪舟次偶過飲，舟次醉後贈以詞。其後截云：君今來上海，玉盃盛猶在，何必問紅泉。長連共短連，同館相傳為佳話云。

山陰金雪岫厭城市喧煩，別築一竹屋，蓋以茅四面。皆種草花，吳子伯憇屢過之，至必劇飲，且以女牆鮮。遮掩必勸種芭蕉，以環其屋。遂書踏莎行詞于壁曰：未訪桃源先成竹，屋浣花溪畔，何須卜隣家。錯比子。



雲亭主人自號愚公。谷書聚一幀。酒藏十斛。相招長  
 向。藜牀宿。勸君四面種芭蕉。春風吹起陰陰綠。後果  
 種芭蕉數十本。遂名芭蕉書屋。  
 張鶴門詞以草堂為歸。其長調絕近周柳。雖不絕辛  
 蔣。然亦不習辛蔣。此正宗也。大抵詞必有意。有調。有  
 聲。有色。人人知之。若別有氣味。在聲色之外。則人罕  
 知者。驟得張鶴門詞。適在久客初歸。心思迷煩之際。  
 不辨其何意。何調。其聲何等。其色何似。而徘徊纏綿。  
 心縈意擾。一若醉裏思鄉。燭邊顧影。使人轆轤不可  
 解。在昔莊皇帝入宮。宮人焚色目所貢鵲腦時。方簡

文書。忽若醉夢間。迷殢頓生。憧憧然既而漸甚。亟命  
 撤其焚而擯其貢。當是時。未嘗有所見有所聞也。鶴  
 門詞猶是矣。鶴門介他客。以其詞五卷請予為敘。予  
 不能敘。而姑應以此。

江西王于一宿妓于塔山之息柯亭。禾中朱錫鬯曉  
 過于一。尚未起。錫鬯隔幔坐待之。于一不知也。向妓  
 誇生平貴介。任俠。且曰。吾雖老。猶將買汝置行。畱矣。  
 錫鬯啞然。遂驚起。慚責幾成大隙。次日坐客有問予  
 于一作何語者。予誦張鶴門醉公子詞。應之云。伴醉  
 許佳人。千金贖汝身。一座大噓。



徐仲山夫人係商太傅女善文與其女兒祁忠敏夫  
 人俱以閨秀為越郡領袖第質過脆弱星相家每惜  
 其不年有天台萬年寺尼僧謁夫人驚為妙色身如  
 來化身但曼陀羅花恐非人間所宜有請手書法華  
 經一部入萬年藏為夫人懺悔夫人乃手書三部計  
 工三年約字十三萬有奇書成其一付萬年藏去餘  
 二藏于家會雲門廣孝寺構大殿成三目尊者請盡  
 施之一供殿極覺間裹以繡函而石甃其外一藏于  
 毘盧遮那世尊之腹被纓絡寶珠以金繩懸之尊者  
 復搥鼓集大眾宣揚其意且為偈曰惟此金經壽千

載佛身色身總不壞乃未幾而香積失火已及殿楹  
 矣尊者命登殿極取經且將移毘盧世尊于三門忽  
 焱風驟起于北火頓熄觀者異之當夫人書經時曾  
 製菩薩鬘詞傳人間有云篆烟吹過花深處缺一葉  
 底垂甘露何處見如來青蓮筆下開朝朝研黛盃不  
 盡春山遠但寫妙蓮華香風遍若耶不文  
 禮部某郎中無子適其妾有身已產女矣旬隣園尼  
 僧向城東育嬰堂懷一血胎內之遂詐言生一男子  
 彌月宴客座間各賦賀詞予同官陳伽陵賦桂枝香  
 曲二闕其首闕前截云泛蒲未既蘭湯重試若非釋



氏攜來定是宜尼抱至郎中疑伽陵知其事故謂之  
 卽次闕前截云懸弧邸第克閭佳氣試聽戶外啼聲  
 可是人間恒器凡人間戶外皆類謂詞遂大恚恨其  
 後凡禮部于翰林院衙門有所差擇必厚抑伽陵竟  
 至淹滯始知文字之際原有檢點所不及者然不可  
 不慎也

予赴京師路遇徐仲山忻然同行曾于良鄉北旅店  
 見題壁詞迴出恒輩其詞曰灑盡窮途泪看少年一  
 番行役一番顛頓雨雪霏霏泥滑滑上馬屢愁顛躓  
 又况值金輪西逝屈指離家能幾日早行來已是三

千里嗟歲月似流水蒙茸漸覺羊裘做怎當他朔風  
 淒緊裂膚墮指莽莽長途誰是主燈火前村近矣只  
 無奈望門投止沾得濁醪聊破冷向燈前獨飲難成  
 醉天未曉又催起特不署姓氏不知爲何人作及到  
 京錢塘俞季璫投以詞名京師雜感共九章皆滿庭  
 芳調其首章卽是詞也但牢愁盈紙仲山怫然曰甫  
 來京而得是詞其能頃刻留此地耶後仲山應試失  
 第不穀資斧每依其同姓官京師者仍不得歸去嘗  
 過予飲曰予初賞季璫詞今恍自道然予究薄季璫  
 去留快然何必爾爾耶予因詢之仲山舉其第六首



前截曰撫劔悲歌罷望長天驚風颺戾橫河傾瀉有  
客訪予予已醉且自坐君牀下有至語語君休訝餐  
菊紉蘭徒自潔看夷光未字無鹽嫁非詭遇賤工也  
第九首後截曰襟懷嶽嶽和誰語笑卞和楚庭泣玉  
徒多悲苦我有草堂東郭畔管樂何妨自許且抱膝  
長吟梁甫有志男兒非困頓彼掃門魏勃何須數不  
似意且歸去

古歌舞不相合歌者不舞舞者不歌卽舞曲中詞亦  
不必與舞者搬演照應自唐人作柘枝詞蓮花鏡歌  
則舞者所執與歌者所措詞稍稍相應然無事實也

宋末有安定郡王趙令時者始作商調鼓子詞譜西  
廂傳奇則純以事實譜詞曲間然猶無演白也至金  
章宗朝董解元不知何人實作西廂撈彈詞則有白  
有曲專以一人撈彈并念唱之嗣後金作清樂仿遼  
時大樂之製有所謂連廂詞者則帶唱帶演以司唱  
一人琵琶一人笙一人笛一人列坐唱詞而復以男  
名末泥女名且兒者并雜色人等入勾欄扮演隨唱  
詞作舉止如叅了菩薩則末泥祇揖只將花笑撈則  
且兒撈花類北人至今謂之連廂曰打連廂唱連廂  
又曰連廂搬演大抵連四廂舞人而演其曲故云然



猶舞者不唱。唱者不舞。與古人舞法無以異也。至元人造曲則歌者舞者合作一人。使勾欄舞者自司歌唱。而第設笙笛琵琶以和其曲。每入場以四折為度。謂之雜劇。其有連數雜劇而通譜一事。或一劇或二劇。或三四五劇名為院本。西廂者合五劇而譜一事者也。然其時司唱猶屬一人。仿連廂之法。不能遽變。往先司馬從寧庶人處得連廂詞例。謂司唱一人代勾欄舞者執唱。其曰代唱。即已逗勾欄舞者自唱之意。但唱者祇二人。末泥主男唱。旦兒主女唱。他若雜色入場。第有白無唱。謂之賓白。賓與主對以說白。在

賓而唱者自有主也。至元末明初改北曲為南曲。則雜色人皆唱。不分賓主矣。少時觀西廂記。見每一劇末必有絡絲娘煞尾一曲。于扮演人下場後復唱。且復念正名四句。此是誰唱誰念。至末劇扮演人唱清江引曲。齊下場後復有隨煞一曲。正名四句。總目四句。俱不能解。唱者念者之人。及得連廂詞例。則司唱者在坐間。不在場上。故雖變雜劇。猶存坐間代唱之意。此種移蹤換跡。以漸轉變。雖詞曲小數。然亦考古家所當識者。故先教諭曰。世人不讀書。雖念詞曲。亦不可况其他也。



康熙己未上元夜予尚依內閣學士李夫子宅夫子  
 方出閣招予至東華門舊弘文院夜飯觀燈歸第夫  
 子當夕製上元觀燈曲子依韻和之次日舍人汪蛟  
 門錄予詞詣梁尚書請觀值尚書作勝會設席于猪  
 市對門王光祿宅有內務府供奉太倉王生無錫陸  
 生陳生攜笙笛在座其時薦舉來京者惟施愚山大  
 叅陳其年高阮懷兩文學赴名請到門尚書立命具  
 小輿招予酒再巡二生遞歌王生把笛演舊清曲畢  
 尚書命二生歌予詞使王生以笛倚之侷儻嘹唳一  
 坐皆竦聽尚書大悅因問笙笛必有譜此無譜而能

倚曲何耶王生曰善歌者以曲為主歌出而譜隨以  
 成不善歌而教歌者欲竊其歌聲則以譜為主譜立  
 而曲因以定尚書曰有是耶然則今所歌者其歌聲  
 已歇矣君尚能依其聲立一譜乎曰何不可次日王  
 生就昨所歌者竟定一笛色譜尚書命他僮就笛按  
 聲與昨歌無異因嘆息謝去尚書者真定相公梁夫  
 子也時為司農有年矣後予臨入館執摯門下特是  
 詞倉卒奏趨極不愜意不知夫子何以見賞如此益  
 信李白清平調詞白樂天桂華曲原不必佳也今錄  
 其曲并笛色譜于後



工尺六上	祠	五	又	伏	伏	工	街	五	仕	正	錦
六上	尺	尺	仕	仕	尺	尺	尺	六	五	五	纏
平	尺	工	誰	山	銀	尺	工	五	仕	安	道
仕	工	工	工	仕	上	清	元	尺	六	剛	五
五	神	五	知	鰲	只	仕	尺	六	六	則	卷
門	上	尺	六	六	工	光	尺	工	六	五	二
工	尺	上	輪	蹋	五	見	工	五	工	早	五
尺	五	上	尺	上	蓮	六	尺	六	尺	是	五
五	四	工	想	五	五	那	尺	上	六	上	五
六	一	尺	星	仕	工	工	一	上	尺	春	五
相	散	太	五	花	啣	五	工	四	工	一	仕
工	上	六	橋	工	六	六	一	尺	五	五	三
尺	尺	華	六	六	工	道	上	五	又	翦	尺
近	六	尺	乙	五	六	珠	工	望	仕	五	六
上	工	工	六	轉	尺	鳳	五	六	工	恰	工
上	上	燈	工	五	下	五	一	六	五	五	六
四	尺	夜	六	跨	六	身	五	如	天	遇	青
尺	工	原	五	五	五	一	五	尺	尺	上	五
况	工	尺	五	五	五	戴	五	尺	工	上	長
尺	與	工	五	五	五	戴	五	尺	工	上	長

上尺	錦	工	裡	柑	普	上尺	一	尺	五	六	歌
韓	六	工	尺	六	天	四	七	尺	六	工	候
上	四	五	上	五	樂	上	六	六	六	工	鐘
國	尺	尺	蕙	會	臨	尺	五	五	工	尺	仕
詞	一	一	五	六	工	上	元	尺	有	列	仕
話	尺	尺	六	尺	光	上	來	尺	金	仕	仕
上	工	生	五	工	宴	四	月	六	工	五	仕
夫	六	工	五	盤	五	仕	正	尺	尺	六	尺
上	五	尺	尺	合	珠	四	五	尺	工	六	六
四	尺	塵	工	四	尺	明	五	工	六	工	工
人	尺	上	尺	尺	屏	五	無	六	六	五	五
四	工	忽	尺	上	上	上	上	四	四	工	酒
合	是	六	一	尺	四	四	尺	五	五	六	六
	六	燈	香	尺	瑩	合	處	尺	尺	工	工
	當	仕	上	工	四	上	六	上	仕	仕	五
	下	翻	車	烟	上	引	六	六	六	六	特
	年	六	六	上	傳	不	六	六	六	六	特
	工	尺	五	上	工						



古輪臺玉灑車茵馬蹄撲處清

尺露上灑尺灑尺車上茵尺馬尺蹄尺撲尺處尺工

上霜伏仕上花潤任香泥處留印

工六未卸銀安魚何處金吾

工六廝認一尺安工尺福門尺邊尺長春

工六殿上四尺裡寬裳工尺方尺奏第工三

尺巡五上六看五蹋歌工六歸去尺第工三

尺牆尺曲五調六五增上尺新金鑰宮

尺垂上尺來尺珠工五繩尺轉尺後五銅壺

滴尺盡上花六六五犬玉吠信六五信六城

工六南尺近工喜尺樓上頭上紅工尺燭尺又

工六尾聲華工五胥六有四夢上應尺難尺訊工嘆

工六元上夜工六還上留尺漢工六苑工春五愁尺則

工六工六愁尺終上夜尺工堦仕伏仕尺前五看五

工六月工六五又六人五六

徐仲山薄人為詞嘗作青玉案起句云少年不幸稱

才子徒多作淫詞耳予避人時讀其句憬然遂續云

况復依人隨指使西園載酒東家聽伎多少周旋處

固知輕薄子原自有非其意者特予少時與姜公子

詞話

詞話

詞話

詞話

詞話



作當樓詞極知失温厚之意既而自解謂國風甚温厚然朱子註作淫詩則在六經中亦儼然有此等為夫子所錄因任情為之要亦無學問不能自主故有此嘗與徐仲山道及仲山曰君詞不然靈均九歌張衡四愁苟非朱註焉知非國風非懷君念友之作予曰如此則小人文過過益甚矣不幸少年坎坷失于檢飭然處已皦然或者如欄外觀場可妄引程子心中無伎以自慰抑庶幾耳曾在上海有伎席酒明府令一事頗怪張弘軒命予記之今并錄後

康熙丁巳上海多游客馬丹谷廣文伎席有小鬟後

至詢其名曰未也座客張弘軒以其遲來取翩何來遲之句贈名翩來命予即席為詞記之予詞曰夜堂聽伎正絳帳花垂玉鑪香細蓮炬光中兩兩舞裙拖地忽來金雀鷓鬟小算纔堪瑣兒年紀欄邊歌緩油車暗裏翻然而至便手把金樽徐遮似嫩葉裁衣幽蘭吹氣病起遲來問取小名尚未風流京兆偏憐惜道延年女弟如是珊珊可念何如竟喚翩來為字此桂枝香調也時小鬟得詞歡然謝去惜後終以病廢且性頗稚拙獨其姊名玉烟者慧甚更善行酒除入勾欄外凡飲席必來典觴且能使意之所屬曲為照



顧令不苦飲如是者多月張弘軒嘗曰如玉姻者可  
 稱傾城悅名士矣第其人尤慕張南士名嘗持束綾  
 乞予書客所贈詞口誦了了顧獨愛南士作時南士  
 寄任明府署不得頻見玉烟每乞予招會予寓每會  
 必流戀竟日不欲去予嘗謂之曰南士長子子其窮  
 愁失志與子同子遭難以後全無歡情亮南士此際  
 亦未必便與子遠然且眷眷如是者汝何所知于南  
 士而得有此曰使必得歡情而後與之知世之所以  
 無知也時聞之者皆善其言後玉烟歸膠城南士與  
 徐西崖各賦絕句贈行屬予為跋臨岐復為作南浦

詞詞曰申江初霽送將歸魂斷柳條青南國佳人堪  
 念妙麗洵傾城別我蕙心如結惜臨岐攜酒對紅亭  
 更牽衣細語萬千珍重一曲寄深情記得碧桃開處  
 乍相逢春夜按新聲不似今朝幽怨凄切思難勝恨  
 殺潮生南浦也催人畫檝度前汀向亭臯搔首踟躕  
 愁逐水雲橫其云不似今朝者以是時當筵歌會真  
 長亭數曲較凄然也其後予在湖舫伎席語其事客  
 有問予觴政何似予不能記但舉其一名積分者甲  
 三乙四預為定分至臨飲時又復請分子酒佐如甲  
 當請分酒佐判曰自分則甲受酒如數請驗驗訖然



後舉杯曰三分于是左坐唱面曰第一盃盃酌則右坐者唱底曰第三分但分合增減惟其所判浸假乙當繼請而判加之以甲分之半則乙受酒請驗後當報五分半而左唱第二盃右當唱共計八分半矣以是遞推丙五丁六展轉交錯盃參分互彼此牴牾故酒佐有八難分數不齊客多難記一明府令下觴行斷續二糾違舉犯呼吸不待三罰煩籌贖予奪無時四苛緩概施醉醒難愜五紅裙綠髮人易扳擾六瓜種榛核不許私記七積久証踈爭端易起八負此人難然且從容四應操縱如意嘗見欲縱飲者輒報自

分欲縱左右忽呼間報謂隔位間報不足或呼免報即其已掛籌聽罰者猶有重分免籌之例如十一有二類使請分時故判數犯重以獨之一口戊飲請分判易癸分戊既不記癸分而左右茫然忘所積數然又不預呼間免名目戊與左右皆失色及戊驗分時始從容審視曰本無若干分今始准此遂舉盃受酒朗言曰若干盃後當清分矣言畢遽自酌曰共若干分其慧如此

古者以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七聲乘十二律得八十四調後人以宮商羽角之四聲乘十二律得四



十八調蓋去徵聲與二變不用焉。四十八調至宋人  
 詩餘猶分隸之其調不拘短長有屬黃鐘宮者有屬  
 黃鐘商者皆不相出入非若今之譜詩餘者僅以小  
 令中調長調分班部也其詳載樂府渾成一書近人  
 不解聲律動造新曲曰自度曲試問其所自度者曲  
 隸何律律隸何聲聲隸何宮何調而乃擱然妄作有  
 如是耶。方潤仁曰四十八調亦非古律但隋唐以來  
 相次沿革必有所受之者聲律微眇宜以跡  
求正謂此也

此也







